

東澗集



欽定四庫全書

東澗集卷七

劄子

論君德人心劄子

宋許應龍撰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一曰君德二曰人心夫天下至大也王業至重也所賴憑藉而扶持者固亦多術矣而臣獨以君德人心為先者蓋君德厚薄乃安危之兆人心向背實理亂之基君德苟正則朝廷清明治功振

起於寬厚宏博之中而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人心苟固則尊君親上如手足之捍頭目雖危疑緩急之秋亦無解散動搖之患故先聖人不慮國勢之不強惟慮已德之不修不慮外侮之難禦惟慮人心之未附蓋敵國外患何世無之雖虞朝之盛猶有弗率之苗民周治之隆猶有不服之宗國然舜文之心曷嘗以是為患哉文德之敷民心之洽既足以致風動之休則蠢茲有苗何慮其不格敬止之德懷保之恩足以格子來之衆則宗壙

言言亦因壘而自降矣漢唐之君雖非帝王比然漢能以公恕統天下而四百年之間舉無二志唐以仁厚結人心雖屢更變故皆不旋踵而定是知君德人心乃國家之元氣而長治久安未有不本諸此請復以國朝之事明之恭惟藝祖立極聖聖相承講學行仁求賢納諫下情通而無壅蔽之患公論伸而絕好惡之偏其正君德有如此者戒藩侯以撫養厭將臣之殺降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蠲河北之鹽寬陝西之稅其結民心有

如此者是以朝廷尊安基業鞏固雖澶淵西夏之驚智
高果莊之黠皆隨起隨仆卒晏然而無患是果何以得
此哉以兵而言則無大兵嚴威以操制生人之命以刑
而言則無深責重罰以禁遏姦宄之心疑若委靡而不
振矣而二百年之間主威國勢隱如雷霆固若磐石亦
惟君德明於上人心固於下足以消姦邪之萌而杜禍亂
之原也陛下纂承丕緒尊奉慈極親近儒生開廣言路
聽斷訪問未嘗少懈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皆所以正君
德也大風之變首議蠲免洪水之災加倍賑恤旌廉抑
貪敷宣德意赦過宥罪務行寬大皆所以結人心也是
以天地和應雨暘時若年穀順成民生豐裕將以建大
政而興太平而疆場之防猶闕宸慮然大明當天魑魅
自伏今聖德昭明賢才萃聚豈無運籌帷幄以決勝千
里之外者乎人心愛戴中外和協豈無賢於長城者為
吾之捍禦乎昔裴度言於憲宗之朝謂淮西盪定河北
底寧豈朝廷之力能致其命直以區處得宜能服其心

耳今日之事苟區處得宜隨機而應變強本而弱枝則
進退伸縮無不如意尚何外患之足慮哉雖然君德人
心固所以固國之本而君德之修又所以固人心之本
然人心不難固而君德為易虧苟德脩於上有加而無
已則民戴於下無時而或釋臣願陛下法乾之健體恒
之久不以躬行為已至而或急於力行不以日新為已
盛而益期於又新則澤流而益深仁增而益高民之戴
德永永無窮將使外薄四海無思不服國勢增安猶太
山而四維之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論當然之理劄子

臣聞天下有當然之理不可有所激尤不可有所徇激
則矯枉以過正故不合乎中徇則迎合以苟容又豈復
有至當之論哉古之君子平心以應物毋固毋我惟視
夫理之如何耳其行已則中不倚而和不流其待人則
上不諂而下不瀆論事則明辨是非而不立異以求勝
事上則將順正救不以訐而為直外不為人之所忌中

不失吾之所守安見其所謂激而又孰得以議其徇乎
此乃時中之道士大夫之所當尚也奈何人無定守視
時變遷見夫激之可以立名也則假公以濟私惡常而
好異互相矛盾不問是非若是者固不能以成事而祇
見其多事又見夫徇之可以媒進也則揣摩而求合阿
附以取容同聲相應無復可否若是者雖不至於生事
而必至於誤事握風俗之樞者將欲約其偏而歸之中
可不示之以好惡而使之知所趨避哉仰惟陛下以中
正履位以道德用俗建用皇極以革偏陂之私並用才
德以示翕受之公保合太和以杜分朋植黨之漸既不
使之過於激復不使之流於徇可為得大中之道而明
善俗之方矣然士大夫之心既不至於激則必至於和
賢和於朝固帝治之盛然和而不同斯謂之君子焉一
或苟同則其弊復流於徇是又不可不察也利害可言
也復恐時好之不合姦弊當革也復患吏強而難制難
從之請恐有所拂而曲從之不可行之事或有所迫而

強行之薦舉則多徇於私屬予次則或持於兩可若是
之類皆未免有所徇也轉而移之誠不容緩今陛下不
倦於聽納大臣方切於延訪以公滅私屢形於戒飭用
例破法累見於申明固未嘗不欲聞正論而明公道也
然作之而未應倡之而未隨者何耶昔人有言曰人臣
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臣願陛下益開衆正
杜絕羣枉獎端方之士振委靡之習使天下昭然知上
意之所向則觀感之下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在位
正直之風當不愧於羔羊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惟陛
下赦其愚取進止

論始終如一劄子

臣聞人主有善始之意固天下之所深喜亦天下之所
深望也夫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
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苟意向之或偏舉措之不當則
治忽之機實肇於此今也講學以進德求賢以輔治開
言路以通下情此帝王盛德之事而皆舉行於臨政願

治之初是其初意之善固足以聳動觀聽天下安得不以為喜然是意也易長亦易消易勤亦易怠必守之以堅行之以力則日就月將以極其緝熙之功言聽諫從以盡其施行之實求之必用用之必信而使賢者能者無不盡其才之嘆此豈非天下之所深望哉苟能為其所喜而復滿其所望則唐虞三代之盛有不難致者矣恭惟陛下以神聖之資紹延洪之業體元居正勵精思治謂多聞乃可以建事也則銳情經術增置講官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納諫也則下明詔以求直言命羣臣以上封事謂邦基之立惟在於得賢也則播告中外各舉才識凡此設施無非治道之大端則善始之意固已不容言矣然臣惓惓之忠尤望堅守而不變焉蓋自昔人主固有留意於經理者矣而為黃老養性之說或欲以沮其勤不欲人主觀書又欲以售其術稍不加察則近便嬖之時多親儒生之時少而好學之勤不能如其初矣亦有銳意於求言者矣然逆耳之諫難受順旨之言

易從一或偏聽則剴切者謂之沽名忠直者疑其訕上而悅諫之心必不能如其初矣亦有汲汲於求賢者矣然君子鯁直而易疎小人柔順而易親親則莫見其非疎則莫見其是故積年信任或一朝疑而棄之則好賢之心復有始而無終矣凡若此者皆後世人之通患苟非天德清明純一不已未有不蹈其轍者陛下退朝之暇猶勤觀覽切直之諫優加褒擢收召耆德之臣旌表清廉之守此皆真心實德之所形見固非勉強而行者而臣猶以堅守為言豈為是過計哉蓋自強不息斯可合乾德之大終始惟一乃可底日新之盛否則動搖於浮言而遷易於邪佞此心轉移一息間耳而治亂安危所關者大臣不復援引古昔請近述國朝之事以明之昔元祐初選擇明儒勸講經幄廣開言路增置諫員擢舊德於散地設十科以薦賢一時之治燦然更新疑若可以無遺慮矣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曰已行之令持循無變則治道成王巖叟則曰惟當日篤此

心不可少移初意以至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程
頤言之終則念始不可不勉傅堯俞又言之無非欲其
堅守不變以成其初政之美哲宗信用其言故元祐之
盛度越今昔異時此論一搖或以紹述之說進或以調
停之說進則事體非復前日矣然則進言於今日者可
不以是為戒哉雖然人主一心攻者甚衆少懈而受其
一則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太宗皇帝嘗曰人主當澹然
無欲使嗜好不形於外則邪佞無自而入此先正其心
之意也此心一正則私欲不足以亂其真而外物不足
以更其所守以之講學則專而精以之聽言則公而明
以之任賢使能則無所處而不當書曰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量能授官劄子

臣聞量能而授官此古者用人之術也夫人之才不能
皆全或純於道德或善於才幹優於理民者將畧未必
長精於心計者法律未必審校短量長惟器是適則事

無不舉分職受任或乖其宜則績用不成故有虞之世能敷教者使作司徒能典禮者使作秩宗明五刑則命之作士諧八音則命之典樂各專一能各守一職未嘗迭遷而互用之故百工惟時庶績其凝而泰和之治亦由此而致奈何後世用人不問德之所宜才之稱否既使之治兵又使之理財方使之理財復使之典禮樂之任付之若而人工技之司付之若而人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為宜其人之難為也夫責之以所難能則人之能為者鮮遂相率而不為故典禮者雖未知禮而不以為愧典獄者雖未知律而不以為歎其意蓋曰百司庶府皆然也吾何以知為哉固有才稱其職得以究其所長者至於遷擢或又移之他職矣所職之事苟非其所素習則不得不委之吏故吏得以容其姦而本末源流蠹弊根深蓋有不及察者流弊至此故居官者皆不度其才之短長德之小大朝欲為此暮欲為彼而有不安厥職之心然則為官擇人者其可無以處

之乎昔司馬光屢言於祖宗之朝欲博選在位之士使
德行者掌教化政術者為守長勇畧者為將帥明法者
典刑明禮者典禮此正量能授官之意在今日所當講
明者而或者又曰雖量其能當久其任善於其職者增
秩加賞而不徙其官苟數遷數易則心懷去就事復苟
且是固然耳然好進者常情之所不能免儻積歲不遷
將有十年不調之嗟從事獨賢之嘆怠惰之心必生廢
事之弊猶故是則久任之說固未易以遽行也為今之
策惟精於財計者必使之理財迨其遷也復以精於財
計者代之長於銓綜者必使之典銓迨其遷也復以長
於銓綜者代之至於典禮典兵莫不皆然雖不久其任
而前後相繼者莫非其才之所長則亦何事之不舉何
職之不稱哉今日用人試金科者多處以刑法之官歷
邊事者率付以邊陲之寄此固因才授任之美意也尤
願陛下明詔大臣益廣此意精加采擇於百司庶府之
間莫不各隨其才而無強其所不能則人人各盡所長

復循名責實考其幽明而黜陟之則庶官無曠當匹休
於前古矣取進止

論薦舉劄子

臣聞薦舉而不拘其數此朝廷之美意也薦舉而或失
其實此士大夫之私心也因士大夫之私心而失朝廷
之美意豈可不思所以處之乎臣請先原其弊而後僭
陳所以變革之術夫一郡之吏察于太守一路之吏察
于諸司滿一期則有關陞之薦逾三考則有京削之薦
歲有常員截然一定固不患其濫也至若政績則聽其
剡上初無定數豈故縱其猥濫而無紀極哉蓋以效績
顯著固未易得若拘以歲薦苟未有其人必以庸常之
流勉強充數其謹重之意蓋可見矣是以剡牘來上悉
從其請或與陞擢或令審察或付中書籍記使賢者知
所勸而不賢者亦知自勉進者以為榮而未進者亦有
所慕得人之效大率由此豈非朝廷之美意乎奈何人
情貪榮競欲速化不顧職事之修否而惟欲露章之薦

引頭鑽肘刺不得不已以公道自任者旌別淑慝固不肯曲徇其請而樂於周旋者見其既無定數求者必與迨其甚也一章所薦或五六人或十數人載於邸報殆無虛日合一歲而論不知其幾非親故之夤緣則勢要之囑托非關陞之所不及則京削之所未遍譽過其情則以鉛刀而為銛舉非其類則以薰蕕而同器此豈非士大夫之私心乎夫惟其出於私則賢否混淆真偽雜揉形於薦牘者未可盡信不免視為具文而一切不復用矣吁不意求才之美意而為士大夫之私心壞之也雖然變而通之夫豈無術一曰定剡薦之數二曰嚴保任之法昔皇祐初詔舉縣令而張易於逼替之際併薦一十六人上謂輔臣曰所舉猥多豈無干請可令裁定此定剡薦之數者也馮拯請司四品以上具表舉人若效績著明當特酬賞不如所舉依法加罪此嚴保任之法者也數既一定則不容妄舉以徇泛應之私法既加嚴則誰敢失實以干謬舉之罰如此則公論大明羣賢並

進得以隨才器而使之百工允釐庶績成熙蓋有不難
致者抑又有當察者昔歐陽修有云善惡之人各以類
舉廉謹者舉清幹贓汙者舉貪濁徇私者舉請求苟任
是責者或非其人亦安能無妄舉哉太宗皇帝親閱班
簿常曰不擇舉主何由得人此清源正本之論真萬世
龜鑑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論用人劄子

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
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
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
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
所短而其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安可盡加棄斥使
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
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尚各守一能况於中才
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
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其人何由致治乞朝廷

設十科以舉士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則皆有以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臯陶謂翕受敷施九德成事則俊又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凝庶績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淨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

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稟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其間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使而急於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俱欲求勝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獄錢穀者並用之而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備此乃器使人才之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足一躡軍門視

文士如仇讐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為苟容處事詳審則以剛直為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為腐儒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為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為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為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耆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畧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謹直名莫不擢用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非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為吾用而何事不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冀耳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論久任劄子

臣謂久任而責成功此用人之良法也夫人才各有所

長因其長而任之遲之以歲月則可以自見苟數遷數
易則人無固志事多苟且况更代之際意向或有不同
施設未免相反莅事方新蠹弊不能盡知胥吏必生欺
誕內外之治所以不能具舉者職此之由也今內而百
司庶府不問人才之能否惟以職任為資歷理財未幾
則又易而典禮明刑未久則復使之典教一人之身無
官不可為久而不遷則懷淹滯之嘆如此則百事何由
舉祇見其因循歲月耳外而司監太守或一歲而再遷
或甫至而復易迎新送舊交錯於道人知吏之不久不
率其令政吏知去之不遙不究其心力是以民瘼未蘇
吏治不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矧邊陲之寄尤不容不
久雖以三歲為期然邇日以來移彼易此殆無虛月縱
有諳熟兵畧留意邊備之人然效未成而已去兵卒何
由而閑習備守何由而堅固今多事之秋將欲興起治
功其可不以久任為先乎內則量能而授官長於財計
者則所遷者皆理財之職明於法理者則所擢者皆法

理之任至於他官亦然克稱其職則優加旌擢使之知
勸不必遽易以強其所不能仕於外者因其有風采則
使之持節因其有政事則付以典郡庶各盡其材以圖
績效治最上聞則遷秩升職以示甄別迨其既久則擢
之以不次之職以酬其累歲之勞夫有功見知則說孰
不勉勵以稱上意吁此非難轉移者特在乎堅守而不
變耳雖然任人固不可不久而擇人尤不可不精苟非
其人則瘡者必致廢職疎謬者必致誤事而貪黷苛
刻者必至為無窮之害必詳考之於其初而後可久任
於其後此又澄源正本之論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論法例劄子

臣聞有法之弊有例之弊法之弊易見例之弊難革舍
法而用例此今日之大患也夫著而為律疏而為令編
次成書各有條目蓋截然而不可易也是雖有旁照有
通用舞文弄法者固未免輕重出入於其間然使有司
精明詳考而熟究之其姦莫能逃也豈不曰法之弊易

見乎乃若例者或出於一時之特恩或出於一時之權宜有徇親故而開是例者有迫於勢要而創是例者揆之於法大相牴牾而後來者扳援不已案牘在胥吏之手有司不可得而知也執已行之比有司不可得而拒也豈不曰例之弊難革乎今日之弊百司庶府凡所施行固未嘗無一定之法然未免循積習之弊舍法而用力焉非不知三尺之背違也執而不行恐至於拂人情非不知冒濫之滋甚也抑而不予慮至於名衆怨遂使胥吏得以執其柄而容其私厚賂以賈之則以為有例之可行請求之未至則匿其例而不用長吏知之而不能禁天下交病之而不敢言昔富弼有言曰近年綱紀甚紊隨事變更便為成例至使民力殫竭國用匱乏所以然者法制不立而習為例者淪胥至此也是豈非壞法之尤者乎今日之弊亦已極矣一切禁而惟法是用固為拔本塞源之論然循習之久遽爾盡革恐事勢有扞格而難行者矣若聽其冗濫而不為抹止則轉相因

仍必至於蕩然而無法昔韓琦每事用例吏持例在乎
金錢之多寡以為去取琦目擊其弊取其可用者而刪
其冗謬者是以吏無所容其姦事以職舉今莫若明詔
有司搜求前後已用之例公共參酌可行者留之不可
行者去之使之輕重得宜於法意不相違戾編為成書
藏之有司凡有陳乞據此施行若是書之所不載者皆
抑而不予庶幾權不在吏而奔競妄求者無所容其巧
矣此亦因時制宜之一策也惟陛下與大臣熟議而行
之取進止

破朋黨劄子

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去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弗
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
以至禍亂其患在人君聽納之不明耳若能公是公非
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
否則自無朋黨如唐之牛李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
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

閔之黨豈無周墀之正直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也臣聞朋黨之患其來久矣不患是非之難知而患者察之不審自古欲空人之國而盡去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聰明者亦進朋黨之說此言一入則無分可否不辨真偽一槩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兆釁無已苟能公心無我靜觀潛察不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否使其奉公守正協志和衷雖更相稱譽豈為比周則信之任之何嫌其為黨使其同惡相濟假公濟私文飾姦言舐排善類則當斥之絕之以破其植黨如此則淑慝洞分疑似莫惑當使衆賢和於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跡矣尚何朋黨之足慮哉奈何世之人主意見或偏進一人焉則意其類之皆賢也並蓄兼收而不察其真與偽退一人焉則疑其徒之皆黨也斥逐無遺而不辨其是與否况進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未必合於天下至公烏可併其類而為之升黜縱使為君子之黨其間豈無讎偽假

真而巧於附麗者乎安可例以為賢而是信是使縱使
為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而介然有守者乎
安可疑以為不賢而盡屏盡棄然則孝宗聖訓所為若
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真萬世之龜鑑也
抑又聞高宗皇帝嘗謂朝廷用人止論其才不才言者
好以朋黨罪士大夫乃朝廷使之為黨非所以獎賢才
而厚風俗也然則為人上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以至公為心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矣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謹命令劄子

歐陽修曰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改
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
廷未是一定之論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改
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
守劉安世曰命令變更遠不過三歲近或期月甚者朝
行夕改使民疑惑欲乞出令必使大臣協謀門下審覆

臣聞言多變則不信命頻改則難從此昔人之格言也夫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必相與講明以求其是若順乎人心合於事宜然後布之天下其信則如四時之不移其行則如汗出而弗反若此則規模一定上下相孚為無不成政罔不舉而治效可以立致矣苟思之不精講之不詳聞斯行諸既不察其當否人或言則又從而中輟前後抵牾莫知適從文移雖繁徒挂牆壁歐陽脩謂出令不加詳審尋又更易上下莫能遵守劉安世謂朝行暮改使民疑惑欲乞出令必使大臣協謀門下審覆其意正為此耳今宵旰非不勤施行非不多然悠悠歲月莫覩成緒豈積弊難遽革治功難驟成耶無亦數更數易而無一定之規耶履畝恐為民之擾則復令給還混試恐人物之繁而復分諸路雖曰變更靡定猶不失乎厚下以立本因時而施宜至若竄謫者當以漸移乃驟還其舊秩不與親民者未經赦宥乃遽與之注授邊功者既使之從軍而復與

之參選居官者當俾之終秩而隨即改除稱提之令薦更鹽鈔之法屢變遂使人心皇惑雖令不從倖門一開扳援無已欲轉而移之亦無甚難惟當致謹於出令之初則不輕變於已行之後賢果可任則任而勿貳邪若宜去則去而勿疑利所當興則不動搖於浮言弊所當革則不遷易於羣議如是則奉行之必虔事功之必立理內御外殆將無不如意然而人心不難孚國勢不難定惟在乎公與斷耳公則心無私主或用或舍悉參與論必不至於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棄斷則不惑羣議或罷或行莫不當理何至輕於嘗試而遽為小不如意而輒沮為人上者苟能守之以至公行之以獨斷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人莫得以容其議則尚何變更之有此又要終原始之道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則天下幸甚

下等書

臣聞賞罰軍國之紀綱也

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

不能以化天下况世變已降人心寢不如古法出而姦

生令行而詐起苟無賞罰以振肅之則為善者何所勸

為惡者何所懲是以聖明之君必以賞罰為先務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東澗集卷八

論賞罰劄子

宋許應龍撰

臣聞賞罰軍國之紀綱也
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
不能以化天下况世變已降
人心寢不如古法出而姦
生令行而詐起苟無賞罰以
振肅之則為善者何所勸
為惡者何所懲是以聖明之
君必以賞罰為先務而不

敢有一毫輕重之私善所當賞雖賤必錄使為善者之
無有不賞也惡所當罰雖貴不貸使為惡者之無有不
罰也夫如是則何禁不止何法不行苟執之不堅所當
得者或慳忍而不予而不當得者乃倖求而濫授所當
罪者或經營而苟免而不當罪者反牽聯而併及勸沮
不明善惡無別故作之而不應率之而不從因循苟且
亦終於委靡而已嗚呼烹阿而封即墨威王能審左右
之毀譽而羣臣莫敢飾齊國大治矧尊為天子居得致
之位有能致之資苟於刑賞之際斷在必行則人心振
起何事之不可為哉昔我藝祖肇開洪業雖以仁厚為
立國之本而信賞必罰凜乎其不可犯清謹可任擢升
宣徽貪墨不法徑置極典守邊有功厚加賞賜出班妄
訴悉行誅戮恩威並行使天下竦然而畏慕故紀綱為
之振肅國勢至於尊安成憲昭垂真萬世之龜鑑也恭
惟陛下仰紹丕基恪遵祖訓厲精思治宵旰忘勞為官
擇人將以宣德意而結民心選將練兵將以壯皇威而

銷外患然今之官吏果能究心於恤下乎今之將士果能用命以決勝乎竊觀州縣之間循良者固不乏而暴征橫斂峻法嚴刑者未免為民之害中外之兵驍勇者固可用而遇敵則逡巡而不前少挫則倉皇而先遁者未免為敵所輕為弊若此豈倡率之無術耶抑法令之不明耶然庶吏之舉洵頒於詔令貪墨之罰屢形於奏疏嚴私役之禁戒陞差之私若是之類日加申訓而玩習者如故何歟蓋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推原其端無亦賞罰之間猶有未信必者乎節儉正直當賞以勸善也而單寒寡援則誰為薦引貪冒苛刻當罰以懲惡也而稍有牽制則莫敢發擿恩賞自有成法或攀例而放行錮黜猶未及朞已經營而希進陷陣者或隱蔽而不申寄名者反僥冒而受賞培克有禁而曷嘗施行奔潰當刑而隨復招集故人心玩狎雖令不從此吏治之所以未振而軍政之所以未舉也轉而移之其勢甚易惟於勸懲之間力加之意而已蓋不以親疎

貴賤為輕重則可以行賞罰不濶畧於其大而纖悉於其小則可以行賞罰夫功同而賞異罪均而罰殊則可以行賞罰執此之政如金石行此之令如四時則以之馭臣當化貪而為廉以之馭軍當變怯而為勇成效大驗特一指麾之頃耳然按察羣縣則在監司激厲將士則在主帥監司苟賢則不吐茹於剛柔不轉移於勢要貪暴者必刺循良者必舉夙聞知懼當有解印綬而去者矣主帥苟公則紀律之必嚴揀閱之必精用命者賞之犯法者誅之則畏威懷德雖蹈水火而不避矣至於監司主帥則又不可無激揚之術苟賢否不分聽其曠弛則委靡者可托於寬厚而振作者反譏於生事容貸者自可以逃責而廉按者或至於召禍如此則人心疑畏孰肯以國事為念哉臣願陛下明目達聰詳考熟察能舉其職者莫不陟不勝其任者莫不黜則孰不激昂奮厲求以自見登攬澄清號令精明當有如范滂光弼者出矣此又操執綱領之要術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論講讀劄子

高宗於萬幾之暇留神六籍徧閱諸子百家之書下至近世臣子之作亦無不覽逮御經筵則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雖無一日廢學然但推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之耳非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呂公著言講學亦曰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必欲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人利物之術非徒事分章析句之學臣聞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古先聖人所以皇皇汲汲者豈從事於口耳之末哉必欲見之施行以為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講誦雖詳而大節之不究記問雖博而至理之未明是特分章析句之學耳於國家何補哉且經所以載道而道者治之經理觀典謨則當知帝王之軌範觀雅頌則當知王政之興廢觀禮及樂則當知安上而治民移風而易俗觀易春秋則當知進君子退小人內諸夏而外蠻夷以至諸史之觀又當知成敗得失之當鑒如此則處經事而必知其宜遭變事而必知其權

天下雖大可運諸掌矣此乃帝王之學為人上者所當
加意矧今外而疆場之未寧內則民力之未蘇非參稽
古訓酌而行之何以興事而造業乎臣願陛下於講讀
之際舉綱撮要擇其切於今日者審思明辨則物來能
名事至能應修文德則可以來遠人進英俊則可以強
本朝明思患豫防之戒則可以安邊境審理財正辭之
義則可以足國用此乃高宗所謂推前古治道有宜於
今者施行之而呂公著所謂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必
欲求立事之要者亦此意也不然則博而寡要徒事虛
言之惟艱竟無成效昔太祖讀書謂四凶罪止流竄
而嘆後世刑網之密仁宗觀無逸謂享國之君宜戒逸
豫哲宗論又用三德謂此乃為政之大本得之則治失
之則亂而人主不可須臾去茲皆祖宗典學之大要而
治功赫奕實基於此監於成憲其永無愆惟陛下留意

論將帥劄子

臣聞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况師克在和而

不在衆為將帥者苟不戮力一心互相傾軋則事勢扞
格勲業何由而成然同功則相忌雖廉頗之賢猶不能
免况其下者乎惟忠於衛上者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如藺相如之用心則并謀合智尚何強敵之足慮哉
奈何人心多私惟欲求勝賢者妬之能者嫉之應援則
蓄縮而不前獲捷則攘奪以為功甚至變易是非百計
讒毀惟患其成而幸其敗既無同舟共濟之意遂至形
單勢弱大敵莫當敗衄之患大率由此漢武之世兵數
大出元朔元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
萬騎無功夫兵有多寡之不同而功乃成敗之相反豈
前勇而後怯耶蓋元朔之後諸將校力戰公孫敖從大
將軍獲鹵韓說從大將軍獲鹵李蔡趙不虞公孫戎奴
又從大將軍獲鹵元戎與列校和協如此是以兵雖三
萬亦能勝元狩之間霍去病始寵青之眷始衰分兵異
出而敢戰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不平廣願先當匈奴
而青欲出東道廣固辭之青固遣之廣卒以失期敗而

青亦以不見敵不封是知將帥不和兵雖五萬亦不能成功由此觀之則師克在和不在衆真至當之論也昔我真宗因繼隆保吉更相推遜深嘉而屢嘆之謂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勲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高宗因劉光世韓世忠有小嫌丁寧戒諭令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無校私讎今日朕為分之遂皆感泣竟能協力以成紹復之功今日疆場未寧正賴將帥同心合謀緩急之際當慮唇亡則齒寒亟於救援庶幾首擊而尾應易於成功倘以祖宗成訓昭示將帥必能仰體上意無間彼此以圖恢復之勲然而推賞無常視功輕重苟功多者賞不厚則宣力者有不滿之心無功者不辨別而例加褒擢則用命者懷不平之念既不滿而不平必相傾而相忌戒飭雖至豈能強使之和哉必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如裴度所言則感激思奮相與協謀戰必勝而守必固中興之功日月冀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均內外劄子

昔大中祥符中張知白上言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
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授牧伯皆避
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皆由於此
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臻庶績淳熙間臣僚
上言伏見今之士大夫以州縣為滯路以朝廷為徑途
此內重外輕之所由致欲望聖慈鑒斯久弊特留宸慮
均分仕進之路凡郡邑之吏有治行名迹純實不欺無
間踈遠不次擢用以風勵天下孰有不勸者乎臣謂重
內輕外此吏治所以不振也夫人之情有功而見知則
說非才而任事則必有瘵曠之虞今之持節把麾者多
不安于外而慕於內內則遷擢之必速而爵賞之易崇
外則績效之雖彰而褒遷之未及故因循苟且玩歲愒
日而治效蔑聞况仕于內者或不愜物論致遭彈擊往
往畀以外任夫仕於王朝職閒事簡尚不勝任乃使之
分一郡一道之寄事業如毛決不能理豈不為民之病
乎苟於臺閣妙選賢良使之更迭以示重外之意復於

監司郡守擇其有聲績者寘之朝列以示褒表至於廷紳之貶黜者則處以真館而不任以民事夫碌碌之流既不復用則有志事功者孰不黽勉以見知如是則吏稱其職而民安其業蓋有不難致者矣

汰冗官劄子

淳化中王化基論冗官之弊曰唐虞建官惟百庶政惟和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蓋官不必備而惟其人今國家庶官實倍常數蠹國耗財乞相度廢省慶歷中歐陽修

言方今凋殘公私困急由官吏冗濫乞行澄汰若冗官去則科率減吏員清不過朞月民必受賜臣聞為官擇人則官雖簡而常若有餘為人擇官則官雖繁而常若不足夫設官置吏所以為民豈使之無功受祿而反以病民哉量能而後授則居其職必任其事而不才者不敢妄覲故官不濫而財不耗徇情而輕予則奔競者必至於倖求故官愈多而費愈廣自漢以來莫不以官冗為病皆由為人擇官而不為官擇人耳今日之官其冗

尤甚倅貳添差大藩方置今則或創於列郡幕佐優閒
絕無職掌今則或增為兩員諸司之屬添辟無已制領
之官同正並置不釐於務者或給以正官之俸創窠闕
者多徇其親故之私至若軍功尤為泛濫不歷行陣以
議事為名而推賞初無寸功乃倅冒得官而注闕乃若
左選入仕自有成式不應陞等者妄冀陞等法當待郊
者求免待郊試銓不中則增年而注授京削尚欠則減
員而改秩自陳勞績未經覈實而濫叨遷秩牽合弊例
巧於經營而亦獲循資僥倖之門既開奔競之風滋熾
求而不予則恐拂人情執而不行則必犯衆怨夫貪位
慕祿誰無倖得之心毀法為通適啟無厭之請為政者
安得每人而悅之斷之以至公律之以定法則宛轉營
求者自然息念况州縣之吏勞於從事而廩給微薄無
用之官反安坐而享厚祿此又所當察者伏讀開寶詔
書有曰吏員冗多而求其治誠難也俸祿鮮薄而責以
廉無謂也與其員冗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以

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而舊俸之外悉與增給大哉王言今日所當取法也矧今之楮幣折閱已甚以鏹計之不及原俸三分之一何以養廉若閒曹冗局可併者併之添差創闕可省者省之冒濫得官者澄汰之板援妄求者杜絕之一遵公法不徇私情則當得者免需久次姦巧者莫敢攘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則悅者衆而不悅者寡尚何舊弊之難革哉邇者邊功皆俾從軍冒授功賞嚴行追究欺偽轉官者繳而不行妄求陞等者抑而不予固足以明示意向悉絕僥倖尤願守之以堅行之以必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官則各稱其職事罔不舉冗濫之弊既除俸給之費可省此乃王化之基歐陽修之所已陳而祖宗之所已行也輒改援此以為獻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二十五日面對劄子

臣聞韓琦之論曰天下之事惟審其是定而不易乃可成務蘇軾亦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治亦多術耳而

獨以定為先者蓋能定而後能應天下之大事機之繁以有限之力而應無窮之變苟所守不堅則議論之角立賢否之襟進政事之可因可革其將何以處之惟吾心有一定見以之聽言則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以之用人則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之出令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三者既定顧何事之不可為哉恭惟陛下勵精更始總攬權綱急於聽言則論事之切直者悉蒙崇獎上書狂悖者亦示優容公於用人則收召者哲招來俊彥無一藝之不庸雖寸長而不棄謹於出令則親灑宸翰荐頌德音或戒飭以警庶官或獎諭以厲將士聖德日新四方風動太平之盛可躋足以待也然臣區區之愚猶欲堅守而不變者豈故為是過計哉蓋嘗敬觀元祐之事而參之今日之治則知定之一說信乎其所當務也今觀其時進擬可行之言看詳奏對之疏擢舊德於散地起忠讜於謫籍停水利而厚農桑之業罷青苗而復常平之舊免保甲而去民兵之擾一時之治絕後光

前宜若可以無遺慮矣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曰已行之令持循勿變則治道成王巖叟則曰惟當日篤此心不可少移初意無非欲其一定不易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夫何異議之人日夕搖撼未幾國論一變或以調停之說進或以紹述之說進新學廢矣而復興之新法罷矣而復行之邊隙息矣而復啟之名譽稔禍遂詒伊戚然則言治於今日者可不以是為鑒乎且今朝廷之上凡所施行固不容議惟願不以異議而搖不以小不如意而沮且機會可乘之言固快人意也而量時度力則未可以舉上策自治之說若委靡不振也而實可以圖全揣摩迎合雖若可聽然信而用之必至於誤事忠鯁戇直雖若違耳然推而行之實切於時政此心一定是非莫惑尚何築舍道旁之慮哉臣故曰聽言不可以不定不當得而得則板援而妄求者頭鑽而肘刺才不足用而用則經營以求進者肩摩而袂接碩德偉績超躡遷擢人誰敢議名實未加於上下而遽膺不次

之選則人懷倖得之心必以沉淪為恨把麾持節善最上聞增秩進職彼自知勸若迭更數易人無固志不惟迎送之重費尤恐績用之弗成凡此四弊一意杜絕則各安其分無復倖覬尚何賢否之混淆哉臣故曰用人不可以不定禁專殺謹徒刑所以示欽恤之仁戒撻克懲貪墨所以洗舊汙之染若是者斷在必行犯者勿貸孰不凜然而知警迺若蠲免賦租固欲寬民力也而州郡迺以用度不贍而冀朝廷之裨補收納用券固捄折閱也而常賦所入虧損過半既乏現鏹以應軍旅之支復窘財用以供經常之費若是者尤當通融其有無斟酌而蠲減否則迫於文移急於逃責必至創立名色肆行科罰倚法以削民何以堪若是則雖有恤下之美名未必有及民之實惠必詳考熟究使公私俱便庶可立為定制不然則朝行暮改徒為牆壁之虛文耳故曰出令不可以不定雖然此非至難之事也特在乎一轉移之頃耳然尤有大於此者敢以闕於理亂之原者陳之

昔呂陶言於哲宗之朝有曰君子小人分辨則治道成
邪正雜揉於朝則治體不能以純一今之君子固彙進
於朝矣豈無投閒置散而未盡用者乎今之小人固斥
逐無餘矣豈無潛窺陰伺以冀其復進者乎天下之患
莫大乎君子有扶持天下之志而小人得參其間使不
得以展布焉夫君子不得以展布君子何病也君子一
去而小人得以鼓舞而竊其權肆意妄行不至於極弊
大壞而不止然則人主果何利於此哉今大明當天魘
魅盡伏固無所容其跡然藥石於強壯之時乃臣子拳
拳憂國之忠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是必防其微杜
其漸則天下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矣臣位卑言高罪
在不赦惟陛下知其愚取進止

論寇盜劄子

臣聞當寇攘未殄之日而欲求平定之策者其大要莫
若用人然用人之道選擇貴精委任貴專報應貴速三
者兼盡則有才者可以自見而任責者可以成功矣夫

人固難知而才亦難得操切太過者易至於激變吳懦
無術者不足與辦事力小任重則臨難而必懾志廣才
踈則好謀而無成必參之公論驗之已試庶乎得真實
之才而為緩急之用以攻則克以守則固顧何施而不
宜哉臣故曰選擇不可以不精夫疑則勿用用則勿疑
苟其人之足以任是責也則委而信之體統相屬議論
歸一運動伸縮莫不如意則可以圖決勝之功事權一
分則或捕或招各自為謀相忌相傾未欲求勝緩急誰
復應援盜賊必至猖獗臣故曰委任不可以不專兵少
則不足以禦寇財匱則不足以贍兵今諸郡之卒大半
老弱傷殘之邑復無賦入束手無策寧免奏聞况事勢
方棘延頸待報如救焚溺有求必應則可以解倒垂之
急一或稽遲則有不及事之憂臣故曰報應不可以不
速然是三者實相關係人雖可用而任之不專固不足
以成事任之雖專而有所奏陳或猶豫而不報則亦何
以制變哉為人上者苟於此而加意則目前雖憂不足

以為憂蓋任責有人事至能應轉危而安直反手耳苟其不然則一時之勝未足以為喜而玩心一生守備必弛事變之來將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矣今日盜賊竊發民不奠居原其召釁則始於官吏之非人迨其鴟張則失於備禦之無術事權渙散兵財困乏遂至悠悠歲月猶未殄滅然隨機應變夫豈無策今改弦易轍任賢使能貪者斥之懦者易之固欲精於選擇矣然豈無已試有功可與圖事而不肯輕進者乎沉靜有謀隱於下僚而無以自達者乎招捕特創一司郡守俾參議幕固欲專於委任矣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可不許以便宜從事乎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可不使之協謀而濟乎奏捷則亟與推賞告警則即為調兵是固速於報應矣然不暫費者不永寧財所當用豈容不急與之乎兵機以速為神謀或可用豈容不即聽之乎深思而豫圖之無一之不盡則以之攘外夷復境土無往不可又何寇賊之足慮哉雖然用人之道臣已畧陳於前矣

用兵之策敢僭及之夫外郡之兵其不可用固也而大軍之遣足以壯聲勢備守禦使姦宄聞風而氣懾然山川險要盜賊巢穴則非其所素知也潛窺而陰伺疾馳而深入則不如民兵之捷况焚蕩之慘衆所共憤皆有復讎之志而豪民糾集又欲為自衛之計因其鋒而用之可以決勝已事之驗也第糗糧不繼難以持久若助其廩給厚其賞犒而能獲寇所有者悉以與之至於功狀顯著則又錫以誥命孰不樂為吾用復以大軍為之應援則兵威益振其策勲也必矣但行賞之際當視功為輕重若優於將士而薄於民兵則不惟解體尤恐激變此又主帥之所當察倘欲行招撫之策則盍先為不可勝之計如聲勢未張乃卑辭厚賂以冀其服縱使聽命猶慮反覆矧頭目非一競欲邀索更作迭起未易悉定為今之計莫若赦脅從之徒以離其黨與反行間之術而俾相攻擊分遣重兵固守要害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掠其勢稍屈然後從而招之罔不濟矣臣佔俾腐

儒軍旅未學輒撫輿人之論以備采擇惟陛下赦其愚
取進止

轉對劄子

當國家多事之日而欲興起治功者其大要有二議論
不可以不一命令不可以不謹蓋一則公是公非無甲
可而乙否謹則令出惟行無驟更而數易古先聖人凡
有大疑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翕然大同然後從之以
為不如是則異論者得以惑吾聽巧言者得以肆其欺
而國是無由定凡有政令必質之人情參之輿議罔有
不臧然後行之以為不如是則上作而下不應朝行而
暮改而國事何由舉奈何時君世主無獨斷之明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故佞者迎合以取容而偽者誕謾而求
售辨者紛更以生事而戇者矯亢以賣直各執其說互
相矛盾豈知議論不一人將何所適從歟無一定之規
則慕美名而忘實患急近效而昧遠圖事不問是非而
徑欲施行法不權輕重而遽欲更革豈知命令不謹焉能



原件短缺

經久而不變歟如此則雖有聽言之名而反為多言所累雖有善治之意而終無致治之期明主獨觀萬化之原其必有以處此矣竊觀更化以來言路廣開下情無壅論事切直者罔不嘉納上書狂悖者亦示優容建政立事興利除害戒飭官吏御札屢頒勤恤民隱詔書淳下百姓言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固宜庶政和而萬邦寧然悠悠歲月成效杳然豈道遠難驟致事大難速成耶推原其故毋亦議論命令之間猶有所當審者乎且今之議論如何哉意境土之可復則獻恢拓之謀一或少沮則謂和議之當講慮老弱之無用則申揀汰之請及至激變則復咎區處之失宜御教之議或謂可從或謂重費復畝之議或謂可行或謂亟免若是之類皆議論之不一也度牒不應敷何既敷而隨免官券不必截何既截而復造帑藏赤立遽建督府恐費用之難支謫籍未銷復頒除命恐師言之未穆若此之類皆命令之不謹也誠使決以獨見不惑羣議是者從之非者違之

何至前後之牴牾作事謀始隨時施宜可則因之否則
革之何患施行之不當蓋今日之弊謀雖廣而未能從
衆聞雖多而未能擇善故議論不一而終難成事務名
而不務實知利而未知害故命令不謹而易致反汗然
議論與命令實相關係議不主乎公則命之出也必不
合乎公論不當於理則令之行也必有背於理則議論
者其命令之樞乎然持是樞者實在大臣留屯之議公
卿議臣以為不可而趙充國以為可魏相能主充國而

先零之強不戰而服珠崖之叛陳萬年以為當擊賈捐
之以為不當擊于定國主捐之而終漢之世絕無邊患
此又大臣所宜加察雖然天下之事有經有權而又有
機機者所以制治於未亂銷患於未形者也一或不密
則害成焉其所係尤重也矧敵情叵測而備禦當嚴逆
未誠而事變方亟謀畫精審則轉危而安處置失宜
則名譽稔禍凡一竒之出一計之畫固不容不周密也
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

之鬪獸而况兵之多寡財之有無戰艦之未具城壁之或缺將帥之不和遠近傳播纖悉靡遺潛窺而陰伺者倘乘巖而投隙其能無岌岌乎且用兵之法有之不可使人知無之不可使人疑今朝廷之上雖務安靜而道聽塗說者多張皇以惑衆倘以無為有以虛為實豈不啟疑貳而滋反側乎蘇軾有言智者圖事貴於無迹故功已成而人不知此切時之論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論保治劄子

臣聞天下有向安之勢人主無幸安之心則治功有隆而無替矣夫事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特苟簡目前者之見至於無事而為有事之備無患而為防患之謀非憂深思遠者豈能計慮及此人主苟以是為念則久安長治之效又焉有難致者哉易之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夫居泰之世聖人不以為可樂而以為懼者何哉天下之理無常平而不陂者無常往

而不復者惟能艱危其思慮貞固其施為則可以無咎
夫泰者通也天下極安之時也聖人猶以為戒况未至
于極安之時乎且今日之事非臣所當僭言也亦嘗竊
觀天下之大勢矣河北山東雖入職貢而版圖猶未盡
復殘敵垂亡游魂假息而遺類猶未盡滅豪傑歸附人
心響應而大勳猶未遽集是雖有向安之勢又不可不
為久安之圖必思患而豫防隨機而應變然後可以久
安必振發以立志果銳以圖功然後可以久安臣不敢
遠引古昔請近述高宗之事以明之敵人退避若可以
少安矣而猶欲大立其恢復之模敵酋遽斃若可以自
賀矣而猶欲自治以待其釁以至論中興之有時則謂
必有所施為而後可以得志論自古人君則以為未有
安坐而不動于四方者由是而觀則高宗固不以既安
之日而懷幸安之心故上焉有以建中天之業下焉有
以垂億萬載之基其成效大驗蓋可覩矣率由舊章豈
非今日之所當勉乎今朝廷之上亦未嘗不加意于此

也宣威置于全蜀制閩列于邊陲新復郡縣經理而綏懷之流移邊氓勞來而安集之城壕則為之修築關隘則為之葺理若此之類固非因循苟安者之為也然而自治之策未易畢舉將帥雖擇果皆賢于長城如李勣之守并州者乎士卒雖練果皆藝能精銳如德裕之雄邊子弟者乎邊食雖蓄果能有十年之積如羊祜之在襄陽者乎若猶未也則激勵以作其氣委任以責其成使守禦之備無一而不舉則主威益振國勢益尊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冀矣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秤提利害劄子

秤提楮幣二十餘載前後建議不知其幾敢縷數而陳之二券易一券未免失信輸納用中半又復虧官拘上戶以蓄券欲其競收則其價必長不知收足之後又復如故置官場以兌便欲其易售則人必樂用不知官鏹有限來者難繼左帑金銀出以易楮而價未嘗增徒耗

蓄積履畝而征將以收楮而民被其擾尋復寢罷此皆已施之策竟蔑成效今欲外此以求區處之方自顧迂踈固無以裨廟堂之末議然徧采輿論以為若聽其自然則日損一日又不可不為之慮是以比者申嚴舊法將以懲一戒百庶幾增長而州縣過于奉承計產以收其楮導人以告緡或以千百券勒富室以輸鏹或爭訟失理而挾讎以妄訴遂使人懷疑懼莫敢兌便急于得錢者未免減價私售由此折閱愈甚朝廷慮其擾民遂寬其限命下之日中外欣然今往來流通上下俱便復患價低思所以秤提之策其意固美然衆口一詞謂當漸為區處若拘以七百以上之價是增數倍二十餘年秤提竟不能踰五百左右而今欲驟長于一日之頃于勢恐難又以券多則賤欲收之以增價其議不為不善但日印十五六萬以歲計之為貫殆五六千萬縱使極力措畫不知一日之間能收券十餘萬乎况今官券散在天下以道言之已數十千萬若收及十千萬見在尚

多其價能遽長否乎若聽其流通價雖未長于百姓亦無輕重物價隨楮價以低昂但用之軍旅不無折閱之慮然隨得隨兌亦無留滯若秤提太急民復疑恐必不敢收則士卒所獲之券將安用乎當多事之秋凡百皆仰於此若無可兌之所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今若諭以永遠行用不復更改或有破損則易以新楮仍發下諸郡置場兌換免至中都則人亦樂收官又置兌便之局隨時價稍增民必多趨而外鋪必增錢以收受雖無速效或可漸長尤有節用一策言者雖多然節其小而不節其大所增能幾今日之券大抵耗于用兵夫兵貴精不貴多見在之兵數亦不少若訓練而激勵之其技必精敢於向前一人足當數人之用則可以省增兵之費移兵於邊必增糧食若招邊官以填官兵之闕額就令戍守則可以省生券之費外闡不必輕易則可省勞軍之費無功者不許冒濫則可以省犒賞之費凡此數端動百十萬至若監司郡守悉令久任則迎送之費為

節添差不釐務不必創增職事可併者並從省罷則俸給之費為可減如此則軍兵之費省而增造之券必漸損州縣之費省則羨餘之券可兌便此亦權事施宜之一策不猶愈于坐視乎若欲復創一界斷作七百以上之價而舊券聽其消長恐民復疑惑舊會愈折蓋新者少而舊者多少者增而多者損不知可以相補否况前此曾出一界當時雖增今新舊並為一價矣此又所當熟慮者若夫從便之說節用之說皆人所共言者未審果可行否其他竒策必有能建明者更望廣採兼收參之公論求其至當庶幾上下俱便而無驟更數革之弊臣不達時宜慮無一得僅撫輿人之論以備采擇

欽定四庫全書

東澗集卷九

宋

許應龍 撰

狀

辭免吏部侍郎奏狀

疏寵過優撫躬增惕竊以左銓之職實專選調之司用
比例則與法制以相違拘資格則恐賢愚之同滯能勝
茲任必惟其人既已試之罔功豈真除之敢望伏念某
識最為下才不及中庀職成均莫副教養作成之責代

言禁掖慚無討論潤色之工復兼攝於選曹實難當於
隆委甄別流品固無冰鑑之明銓綜公平未若權衡之
審深虞曠敗以速顛隳忽叨誤渥之頒俾正貳卿之秩
用過其量愧深於榮伏望聖朝收還成命畀詳練清通
之士往服厥官庶長短大小之才各稱其職所有恩命
臣未敢祇受

辭免除權兵部尚書奏狀

疏寵過優撫躬增惕竊以六曹之長實參八座之聯司

喉舌以納言允為要職上星辰而聽履密侍清光非得
真才曷膺茲選伏念臣受才樗散植性棗昏筮仕凡三
十年立朝已二八載誤辱九重之簡眷俾兼數職之清
華成章不知所裁曷代王言而潤色詳說將以反約莫
裨聖學之緝熙矧司銓綜于劇曹尤乏精明之藻鑑倏
叨成渙濫玷文昌退省其私若何報稱用過其量必速
顛隳伏望睿慈收還誤渥亟量能而授職改畀時髦使
率屬而佐王以平邦國

辭免兼侍講奏狀

臣談經廣廈愧無啟沃之功錫命中宸誤沐褒遷之寵顧僥踰之過甚雖庸懦以知辭伏念某初乏技能濫蒙知獎銓曹詞掖既薦叨選任之公講殿書帷復俾輔緝熙之學第慙寡見恐負隆恩謂莫善于詩固當以意而逆志然未燭厥理豈能因事以獻言遽令升進讀之班何以副殊常之眷伏望收回新渥改畀時髦言古而驗於今必有格君之益著心而入乎耳無非經世之規

第三丐祠奏狀

奏牘荐陳俞音尚閔制命為義既未忍于棄捐事君以忠詎敢懷于進退然久叨于清選愧莫效于微勞福過菑生倏復有采薪之患心憔悴豈宜陪持橐之聯苟戀寵榮必遭指議輒僭伸于三瀆期仰徹于九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求時彥俾居華要之班亟畀叢祠庶遂休閒之願

表

請皇帝上壽表

天祐民而作君適屆千秋之節臣歸美以報上盍稱萬壽之觴倏拜宸章免循彝典敢率垂紳之衆僭陳奏牘之恭恭惟皇帝陛下緯武經文勵精更始攬萬幾而親政聽斷惟勤正五事以承天嚴恭自度慮乾象未循于躔次期邊陲亟底于奠安肆筆成書欲昭至意奉卮為壽姑寢盛儀雖彰聖德之隆謙曷副臣心之深願况熾昌而艾特申善頌之忱非耽樂之從奚損欽崇之實冀垂淵聽勉率舊章俾陳漢殿之儀虔致堯封之祝大德得壽永觀萬國之咸寧和氣致祥行見五星之同色

第二表

思至德以承天雖堅宸意祝聖人而使壽難輟彝儀存翰懇款之忱冀動穹隆之聽恭惟皇帝陛下察文審己體仁長人長發其祥適屆誕彌之月俾耆而艾盍伸善頌之辭尚閔俞音莫殫衷悃再斯可矣敢稽奏牘之陳皇則受之庶展稱觴之慶願頌睿旨俯循衆情呼萬歲

者三當同嵩岳方千里者九盡入輿圖

第三表

萬年受祐盍伸祝頌之忱一禮成文荐闕允俞之命敢
輸丹悃疊叩紫宸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中正
誕彌厥月適逢載夙之辰俾熾而昌願介無疆之祉乃
嚴恭以自度屢謙遜而不遑然四海均懽恩悉霑于湛
露豈一人有慶觴未舉于凌煙不辭三瀆之煩仰徹九
重之聽冀從衆志勿替舊章使壽使富而多男當上堯
封之祝宜民宜人而受祿載賡周雅之詩

賀皇帝正旦表

三陽交泰適當五始之書百辟承休咸致萬年之祝叨
居外服敢控衷忱恭維皇帝陛下纘紹皇圖緝熙聖學
法天立道徧覆包涵與物為春對時茂育式逢獻歲備
擁休祺臣托迹南邦傾心北極綵旗簇仗莫陪濟濟之
清班白獸發尊第想堯堯之高論

賀皇太后正旦表

月正元旦適當歲籥之新天相慈宸茂擁春祺之介提
封萬里贊喜一詞恭惟皇太后陛下功邁媯皇德參文
母含宏廣大獨居太極之尊富壽康寧備極九州之奉
三陽交泰萬福來崇臣濫剖竹符欣逢穀旦五百里綏
五百里甸莫陪長樂之班八千歲春八千歲秋當致華
封之祝

賀皇帝冬至表

朔旦冬至適陽氣之潛萌聖德日新宜休祺之畢集紳
綏交賀夷夏均懽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緝熙講學
時和玉燭三光全而寒暑平瑞應金穰五穀熟而民人
育式臨亞歲茂介繁禧臣假守鳳城阻陪駕列去天益
遠猶隔弱水而望蓬萊迎日初長但向太陽而傾葵藿
賀皇太后冬至表

至朔同日謂之章適逢嘉會壽考萬年介爾福咸慶慈
宸暢和氣于兩間溢歡聲于四表恭惟皇太后陛下齋
明雖肅福壽康寧載物含宏昭合坤元之德對時發育

助成震子之仁當一陽之潛萌宜諸福之畢至臣景仰
南陸目睇東朝五百里綏班阻陪於玉筍三千年實算
願比於蟠桃

賀雪表

同雲布獲適當十月之良叶氣薰蒸散作六霽之瑞輝
華飾物枯槁生春恭惟皇帝陛下妙道難名真機默運
財成天地無私覆私載之偏嘘吸陰陽協時燠時暘之
證歲功攸叙農扈告豐惟皇穹隆申命之休故嘉瑞復
應期而至瓊田玉宇上下交輝桂海冰天氣埃盡洗茲
實至和之感名益彰聖德之昭融臣等密邇清光獲沾
餘潤雖實堅實好已占多黍之祥然載渴載飢當念采
薇之戍

瑞慶節賀表

十月為陽紀千秋之令節一人有慶沸四海之懽聲咸
罄衷誠仰祈睿算恭惟皇帝陛下施仁發政偃武修文
叶氣薰為太平上接百王之緒孫謀以燕翼子下垂萬

世之基無疆惟休自今以始臣偏城濫攝華旦忻逢瞻
星流電繞之祥其光不疚祝地久天長之算俾熾而昌

乾會節賀表

長發其祥上帝啟興王之運誕彌厥月真人膺出震之
期罄海宇以交懽望雲天而請祝恭惟皇帝陛下厲精
思治立政任人煥乎其有文章昭乎若揭日月道則高
矣燕翼端拱于穆清天何言哉惠澤默周于普率斂時
五福享國萬年臣方次偏城適逢華旦蓬萊隔弱水三
萬里阻造明廷上古有大椿八千秋願符睿算

又

火德應天統式昭純祐之休電光繞斗樞載紀誕彌之
節照臨所逮鼓舞惟均恭惟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
齊聖抗志百王之上游神六籍之中燕翼子以貽謀求
賢用吉以天下而為度偃武修文永居北極之尊高媿
南山之壽臣身縻符竹目斷觚稜稽首而稱萬年莫陪
虎拜宜民而受百祿願誦周詩

天基節賀表

天生民而立之君茂啟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其上共
欣載夙之辰恭惟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明並日月任人
共政已歸齊國之侵疆用夏變夷復致單于之慕義自
今以始俾熾而昌宜誕日之甫臨慶休祺之滋至臣縻
身南土引睇北辰使富使壽而多男願上堯封之祝宜
民宜人而受祿載賡周雅之詩

又

天申命而用休篤生元聖臣歸美以報上敢控衷忱仰
瞻北極之尊願介南山之壽恭惟皇帝陛下屬精思治
發政施仁和氣致祥已獲屢豐之慶常德立武佇收善
勝之功嘉與含生同躋壽域電繞樞虹流渚當正月之
始和嶽修貢川效珍罄四方而來賀臣等幸逢華旦倍
激懼悚於萬斯年敬上再三之祝克昌厥後更祈千億
之祥

明堂禮成賀表

類於上帝欲伸報本之儀祀於明堂爰講合祛之制神靈底豫華夏均懽恭惟皇帝陛下德冠百王教刑四海奉先思孝雖當恭默之時尊祖敬宗敢替靈承之意以禮以祀必躬必親越紼而行爰即九筵之地備物以薦式嚴三獻之儀熙事告成蕃禧茂介臣心常拱北跡尚滯南肅肅雖雖莫預臣工之顯相穰穰簡簡第祈福祿之來成

謝進讀三朝寶訓徹章轉官表

祖訓是式甫勸誦以終篇臣等何功乃蒙恩而增秩徒負因人之愧敢云稽古之榮竊觀上古帝王以來無若我朝祖宗之盛三聖相授謨丕顯烈丕承百世莫違軌易遵度易則布在方策貽厥子孫聖緒紹休首先取法通英進讀今遂徹章慚無紬繹之勞猥沐褒遷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純德厚日就月將謂監於成憲則其永無愆非學於古訓則豈能有獲肆令儒紱入侍經帷敷陳三十卷之格言紹復億萬年之洪業適華編之

方竟疏渙渥以均頒臣等敢不拜手承休銘心圖報告
于內順于外當毋忘啟沃之忠尊所聞行所知願益進
光明之學

復盱眙泗州賀表

敵王所愾甫聞武烈之揚因壘而降已見齊疆之復邊
烽寢息國勢愈尊竊以天道好還方篤皇家之眷王者
無外當恢輿地之圖蠢爾裔夷侵予王畧爰整其旅已
收八戰八克之功若往而征必獲萬衆萬全之利憫其
歸附貸彼誅夷額額蔡城既復修其職貢茫茫禹跡佇
混一于車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神聖武文剛明果斷
屈此羣醜銷渤海之弄兵殲厥渠魁措山陽于奠枕餘
威所暨故壤復還端由妙算之淵深遂致膚功之日奏
臣側聆盛事倍激懽悰淮夷來求莫預召虎王休之對
青徐底定當賡韓公聖德之詩

復盱眙泗州賀皇太后表

如月之恒咸仰並明之德普天之下自無不服之思舊

境復還慈顏有喜恭惟皇太后陛下含宏光大富壽康寧至哉坤元夙贊純乾之運施于方外咸瞻太極之尊無疆惟休俾昌而熾遂使齊疆之舊重歸周版之新臣傾聽捷音敢伸善頌方千里者九盡入輿圖呼萬歲者三願同嵩岳

潮州到任謝表

郎闈五稔深愧空餐海嶠一麾誤膺隆委已涓剛而視事敬宣化以承流伏念臣鉛槧寒生齏鹽太學決科發策濫居龜列之前束帶立朝猥廁駕行之末九叨清選兩攝銓曹揣分已踰抗章薦請遂沐俞允俾循更迭畀潮陽之名郡實閩部之鄰封便道之官遂上冢過家之願褰帷問俗無帶牛佩犢之風凡此曲成過于自擇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達聰明目任賢使能更治民以考功每重藩維之寄不泄邇而忘遠欲如畿甸之中遂令蓬省之腐儒亦預竹符之遴選臣敢不奉法循理戢吏愛民間疾苦以上聞期進昌黎之表率俊秀而就學更導

文惠之規冀著微勞仰酬洪造

代謝到任表

需次京都荐拜趣行之命承流郵水猥分共理之符已見吏民具宣德意伏念臣玷名屬籍廁跡官聯別駕題輿愧乏康沂之詠朱轡皂蓋濫叨守土之榮載惟臨汀素稱僻壤土田磽薄窮簷素乏于時儲鄰境緝騷連歲已疲于供億雖倖息寇攘之警尚有資牧養之謀夫豈妄庸足膺任使茲盖恭遇皇帝陛下天臨萬宇器使羣工務更化以勵精不泄邇而忘遠知臣嘗佐郡政必能宣守土之勞謂臣辱在宗盟或可任維城之寄遂疏渙渥俾效寸長臣敢不祇奉邦條恪遵侯度郡國之治先惠養當戒煩苛田里之民無歎愁庶幾報稱

謝賜宸翰表

皇祖有訓甫誦讀以終篇雲漢為章已昭回而飾物過蒙敷錫允謂殊榮竊觀歷代以來無若本朝之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易繼易遵昭然龜鑑肇啟億萬年之業

具存三千卷之書聖緒紹休首先取法邇英勸誦今遂
徹章式彰典學之始終自愧無功于啟沃豈期宸翰俯
賁么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中正朝聽
夕訪惟思謨烈之承日就月將期致緝熙之益示崇儒
而重道爰肆筆以成書臣敢不拭目諦觀肅躬跼受以
報其上敢忘歸美之忱曰思無邪當體賜詩之意臣無
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惶
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授試禮部尚書仍賜衣帶鞍馬表

秩宗典禮濫叨遷擢之榮中宸疏恩重拜服乘之賜曳
婁弗稱駕鈍奚堪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才
不踰人學未聞道振衣造闕初微左右之先容束帶立
朝敢替始終之一節誤蒙簡眷荐玷清華甫進長于兵
曹復易司于宗伯改為改造既頒在笥之珍載馳載驅
復被效牽之貶僥踰已甚報稱謂何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卑服即功馭臣以柄慶賞以勸善靡忘敝袴之藏名

器不假人尤謹繁纓之錫豈期菲質猥辱殊榮臣敢不
祇佩恩輝益加鞭策陳力就列愧無汗馬之勞補過盡
忠冀免維鷄之刺

代期集所謝賜御詩表

玉陛臚傳已被龍光之煥寶奎寵錫復窺鳳翥之章撫
已凌兢拜恩隆厚竊惟歷代設科之制莫如本朝待士
之隆淳化首賜于御箴天聖載頒于太學於皇今日聿
舉舊章豈徒昭藻麗之工蓋欲寓作成之意伏念臣等
躬承清問旅進大廷剴切而當帝心慙無高論昭回而
倬雲漢遽拜宸章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更化勵精求賢
用吉官其始也欲示激昂詩以寵之俾增渙渥第愧布
韋之陋豈堪黼黻之華臣敢不佩服聖言砥礪臣節以
承休德永懷精白之思乃廣載歌願述明良之盛

祝文

改元奏告天地社稷太乙祝文

伏以已安已治咸稱嘉祐之時丕顯丕承無若淳熙之

盛仰承祖武庸易歲元敢伸昭告之恭冀獲無疆之福
改元奏告宗廟祝文

伏以尊祖敬宗期修洪業體元履正庸易休名以奄甸
於嘉師冀緝熙於純嘏願垂昭鑒永底丕平

改元奏告諸陵祝文

理內御外期集大勳建號紀元盍遵先烈爰取嘉祐盈
成之盛復參淳熙振起之規尚冀鑒臨永垂孚佑

諸陵補種祝文

有翼有嚴盍謹寢園之奉既種既戒冀增林下之蕃庸
表孝思敢申昭告

太廟祖宗帝后神主權奉安祝文

伏以謹涓剛辰興工繕治別嚴齋宇暫安睟容俟匠氏
之告成奉真游而來復

告遷祖宗帝后還殿祝文

比嚴別宇暫安睟容茲繕治之告成奉神靈而來復用
申昭告仰冀鑒臨

顯宮皇后下宮修換了畢告遷神御還殿祝文
顯宮攢殿已畢繕修爰擇剛辰奉還神御敢伸薦告仰
冀鑒臨

立春祀五福太乙十神祝文

立春之日實開一歲之端受祿於天尚冀十神之祐仰
騰碧篆俯控丹衷伏願仙馭下臨高真洞鑒使壽使富
更多男子之祥俾熾俾昌益羨泰元之筴

孟春朝獻祝文

伏願受祉既多降年有永自今以始舉無敵國外患之
虞適求厥寧復見嘉祐淳熙之盛

伏願自天錫羨如川方增使壽使富而多男克昌厥後
宜民宜人而受祿永孚于休

立夏祀五福太乙十神祝文

四月維夏盍嚴太乙之祠五福錫民敢覬明神之佑仰
騰碧篆俯控丹衷伏願萬國咸寧復見升平之象三時
不害用成豐稔之年

嶽廟真聖諸廟祝文

惟時季秋萬寶告成民安田里枹鼓不驚何以臻茲繫神之靈報有彝典某敢不誠尚祈終賜永庇羣生

嶽廟聖帝祝文

岱宗四嶽春首四時祀有彝典其敢不祇雨暘時若黍稷咸宜帝其念哉

告謝嶽瀆祝文

涓選吉辰稱秩宗祀既獲顧歆之况敢修望秩之儀仰

冀洪休永扶景祚

謁諸廟祝文

某濫叨郡寄以視事之三日祇見於廟惟神聰明正直作善降祥某敢不奉法循理謹終如始以祈神之休自信如此尚其鑒之

又

凡有功于民載在祀典者必于春致享焉茲舊制也矧今物無疵癘家用平康皆神之休敢不謁祠下以祈終

庇尚其鑒之

又

聰明正直保佑一方物無疵癘家用平康仲春歲事敢
替舊章尚祈終惠錫以豐穰

又

某猥以疎庸假守茲土實與有神分職幽明凡治獄宣
教某不敢不任其責至於雨暘時若年穀順成則惟神
是望視事三日謹祇謁於祠下

廣德軍廣惠廟祈雨祝文

歷時不雨屢致禱祈三日為霖冀垂感格雖間蒙於潤
澤猶未決于焦枯敬遣廷紳祇謁祠宇仰騰碧篆俯控
丹衷正直聰明願鑒忱恂之懇霑足優渥用成豐稔之
祥

天目山龍井大雄山祈雨祝文

伏以六月不雨豈勝旱暵之虞三日為霖願沐霑濡之
賜雖屢伸于祈禱猶未遂于感通爰遣廷紳徧走郡望

嗟鬱攸為沴民生已困于煎熬苟膏澤愆期歲事必遭
于荒歉願垂陰相俯鑒哀忱龍翔而景雲興沛為甘霖
穀熟而人民育迄用康年

龍井迎水祈雨祝文

七月不雨深懷卒歲之憂三日為霖冀遂有秋之望敬
憑道侶往叩靈湫丐勺水以迎還竭寸衷而致禱願垂
孚佑亟賜感通龍翔而雲霧興大沛滂沱之澤穀熟而
人民育永消旱暵之虞

後庵祈雨祝文

荷鍤如雲方興農事覆手為雨全賴佛慈矧偏壘之並
山之巨川之瀦水膏澤不下豐年曷期謹騰寶篆之香
仰干大覺願灑淨瓶之水散作甘霖

龍井請水祝文

龍潛於淵孰窮變化天久不雨敢後禱祈矧外臺方切
於咨諏而靈跡欲求于顯著願因亢旱大霈甘霖既足
既霑益廣及民之利至三至再即膺封爵之榮已削牘

以敷陳冀垂休而昭鑒

韓文公祝文

惟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屈臨此邦猶不鄙夷其民而訓迪之遂使遐陬同風鄒魯其被命此來敢不仰遵懿範一意作成以期文物彬彬之盛茲因祇謁敢控衷忱

祭告土地祝文

眷惟廟祧之所厥有里域之神屬茲繕修實資呵護庀工云始前告是宜

後庵祈晴祝文

大田多稼將遂有秋驟雨終朝浸成積潦恐三農之缺望仰二佛以投誠伏願以慈悲心出方便力現眉端一毫之相盡掃妖雲使鄆江千里之民同瞻佛日

又

三日為霖雖免旱乾之慮大田多稼適當成熟之時恐或浸淫必妨刈穫願軫慈悲之念曲垂覆護之私迄用

康年毋以陰而以雨亦有高廩庶如櫛以如壟

又

零雨其濛恐妨刈獲先事而慮盍罄禱祈謹載啟于法
筵願曲垂于終惠舉頭見日咸欣赫赫之光納稼如雲
俾遂穰穰之慶

獲感應奏謝祝文

齋心滌慮屢致禱祈轉陰為晴已蒙應格幸免浸淫之
患敢稽報謝之恭所欲必從行遂千倉萬箱之積自今
以始更慶五風十雨之祥

欽定四庫全書

東澗集卷十

宋

許應龍撰

策問

御試文舉策問

朕以菲德紹休聖緒粵自更化以來總攬權綱屬精思治於今六稔莫覩成效外則多壘之未平內則羣生之寡遂豈朕之政有失而行有過歟抑規模之未定而議論之徒詳歟夫廣覽兼聽固欲通羣下之情而甲可乙

否若何決擇旁搜博採固欲獲實力之用而讎偽假真若何攷察官吏非不戒飭而苟且如故法令非不申嚴而奉行不虔士氣當振何以為風勵之方民俗未厚何以為感化之術蠲免租賦則羣計必乏振卹流移則廩給難繼楮幣折閱而秤提無策國用窘匱而科撥無已凡此十事皆當今之急務詎可不慮以不圖或欲循名責實或欲信賞必罰或欲久任而責成推而行之不知何者為先歟然此皆治內也而治外尤不容緩權時施宜雖欲息民思患預防盍先強本守江淮而防海道復侵疆而修關隘求將畧而擇邊守綏御歸附之衆招集奔潰之卒置遊擊以為應援改城壁以據險要此皆關於備禦之大計伊欲處置得宜夫豈無策而或者乃曰地利不如人和用儒則無敵于天下豈衆心成城而道德之威自能成安強歟夫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所謂待之者又果何術歟昔先王任賢使能內修政事而中興之功不旋踵而致豈天下無難為之事特患夫

無必為之志歟子大夫通達國體必有切時之論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召試館職策問

問當天下多事之秋而欲興起事功者其大要有四曰國論曰人才曰民心曰軍政蓋國論不定則無以為立治之規人才不擇則無以為濟時之用民心不固軍政不修則何以理內而禦外哉今之國論何如也言戰者則曰整師修戎可以挫敵鋒而強國勢而和豈足恃言守者則曰深溝固壘可以捍外侮而安邊境而戰未可輕言和者則曰與其驅民於鋒鏑而勝負未可知孰若結好以金繒而戰爭為可息而或者又曰和雖不足恃可以欺敵而為備禦之圖戰固不可輕然或遭侵擾必不免兵刃之接又安能自守耶異論迭起規模不定其將何所適從歟今之人才何如也靜重者或譏其緘默論辨者或指為沽激夫無所可否固無益于成敗若不激不隨則似是而實非者也以訐為直固未免于矯亢

而盡言無隱則又若同而實異者也使功不如使過以
其必能立功以自贖也然奔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其果
足使乎才勝德為小人以其恃才而妄作也然非才不
足以辦天下之事其果可棄乎知人則哲自古所難又
將何以處此歟民心不可以不結今日賑流移之氓恤
焚燬之家固足以示德意矣然恐小惠之未孚減斛面
之征蠲荒旱之賦亦足以寬民力矣復慮郡計之不給
秤提楮幣而奉行太亟反至于折閱糾集保伍而處置
失宜或至于紛擾軍政不可以不修今日招募雖多徒
耗廩稍而脆弱難用豈訓練之不精耶抑紀律之不嚴
耶官資多轉而兵不激勵遇敵輒退豈賞罰之不明耶
抑號令之未孚耶以民兵而補官軍之闕額就使戍邊
而口券之費可省不知其果樂從乎募民船以防江海
之要衝分番更代而舟師之勢益壯不知其果無擾乎
夫國論明則人才皆為吾用既為吾用則結民心修軍
政當有任其責者何患治功之不立哉然天下無不可

為之事特患乎人主無必為之志今勵精思治廣覽兼聽不為不勤而悠悠歲月未覩成效豈徇名失實而是非之未明耶抑惑於羣議而施行之不力耶作而新之必有至當之論悉著於篇以備上之采擇

問守邊備塞當世之急務也築城壁固闕隘修器械明斥堠固不容緩乃若極邊之郡守沿邊之民兵尤有關于捍禦之計可不思所以區處之方且極邊之郡與敵對境使為守者資兼文武固能隨機而應變若素不知

兵或遇警急豈不倉皇而退遁故邇日多用武臣豈非以其勇於敢戰足以當敵人之鋒耶第民事或非素習儻以馭軍之法施之治民豈不為民之病昔李漢超守關南能禦契丹之悍郭進守西山能備并人之寇則任武臣以守邊郡乃已然之明驗也然侵掠之罪不法之訴當時俱不能免此又不容不慮毋亦付郡事於倅貳而使之不得專焉第民兵之事既分守倅之權相敵施行之間寧免扞格恐因爭以名釁其將何以處此沿邊

之民習於鞍馬嫻於擊刺因而用之豈不足為官軍之助然官軍有月廩有口券至于臨敵猶逡巡而不進為民兵者自耕自食乃欲拘以團結豈能保其無擾驅之鋒鏑豈能責其用命然李抱真為懷澤留後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其弓矢三年皆為雄邊子弟此又已試之成效也豈今日不可行乎而或者猶慮夫出戰則民兵當其鋒論功則官軍攘其賞又慮夫踐蹂之境田菜多荒廩食不繼而官又從而點集恐非所樂尚何望其協心以捍禦乎又將何以處此夫邊郡屬於制帥苟旌別淑慝加以勸懲孰不奉法而循理然拘以文法恐非所以待豪傑毋亦錄其功而畧其過可乎筦榷貿易悉以與之使之募驍勇以為爪牙而許其便宜從事此乃待邊郡之法不知果可行否夫沿邊之民室廬妻子皆欲自保而官軍出戍惟欲思歸若給以糧食而伴之守禦必皆盡力又擇其願為兵者填刺官軍之闕額就使屯戍不惟免更代之勞又復省生券之費不知果可行否夫

識時務在俊傑必有確論其悉陳之以備上之采擇
問西掖演綸北門視草所以賁飾皇猷而黼黻政化非
學問該洽詞章宏麗不足以膺是選此詞科之所由設
也故必試之以駢儷律之以程度參之以記問合則取
否則黜而真才實能皆可網羅收拾以為異日之用然
唐人有言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既曰宏
博則豈容以是求之然唐之設是科乃得人為盛不惟
詞章典麗蔚有古風而操守端正者有人仁義論諫者
有人望冠一時者又有人則是科之設豈不足以得異
能哉然學如退之文如退之乃屢試而不中又何歟愈
謂所試之文類於俳優使屈原孟軻與今之善進取者
競於蒙昧之中必知其辱焉愈之為是言也其亦有激
而云乎抑當時之預選者果未有可觀歟愈雖不預是
選而鋪張揚厲之文乃編之詩書而無愧是則取人之
道似未可以科目拘也恭惟國朝尤重是選或分二日
而試以四題或分三日而試以六題多或取於十人少

或取於二人或處以館職或畀以學官取之既精擢之復亟而名公鉅卿多繇此出今日是科非不設而應者少命題非甚艱而中程者曠數舉而未聞焉豈人才獨盛於昔而嗇于今耶抑程度既拘而才識傑異者不肯屑屑以求合耶取之者既艱習之者必怠繼是益乏人焉則又不容不慮也或者欲寬其制謂無掩其所不備惟較其詞藻之工拙庶幾應之者多而取之者易或又謂以宏博設科而不責其記問則人人皆能又非所以籠傑異之才劑量輕重其將何適而可昔楊龜山謂宏詞之試乃以文學自售古人得已似不如此使士大夫皆以是為戒則是科豈不為虛設哉不然其必有說也願併陳之以祛所惑

武學公試策問

問文事必有武備五材誰能去兵然兵凶器戰危事一勝一負強弱係焉故為國者莫難於擇將而為將者尤莫難於用兵苟無其法則何以先為不可勝而待敵之

可勝是則六韜三畧與夫孫吳等書豈非兵家之龜鑑乎用之則勝違之則敗斷斷乎其不可易也然歷觀史冊乃有取舍不同成敗變易又不能無疑焉教得其道兵乃可用固也乃有非素拊循之士而能用以克敵何歟法令不明百萬何益固也乃有行無部曲未嘗遇害又何歟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此量敵而進之意也或者乃以五千當百萬之師得無衆寡之不敵乎而淝水之戰乃以是而勝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此審勢而陣之法也或者乃使萬人為背水之陣無乃捨安而就危乎而井陘之戰因此而捷四勝者弊五勝者禍是兵不貴於常勝也而七擊匈奴斬獲甚衆者卒能收河南而置朔方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懼激之以生變也而輕騎夜追至二百餘里者乃能走單于而獲首鹵此皆不合兵書而自有以取勝豈竒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耶抑隨機應變自有妙算不容膠柱而調瑟耶若然則兵書所載亦未可執之以為據也然謂其果不足據歟

則張良得一編已能決千里之勝克國學兵法又能成
降羌之功謂其果不可舍歟則趙括讀父書何不免長
平之敗去病不學古兵法何亦成封狼居胥之勲此尤
所未喻者然猶有可諉至於兵書所言乃有自相矛盾
者又豈容無辨既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又曰待其成
列而始鼓既曰啟於元龜吉而後舉又曰不卜筮而事
吉既謂詭道矣復謂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既云使貪矣
復云內貪外廉是謂盜端若是之類不一而足不知何
者為當夫自黃帝以至於漢言兵者一百八十二家今
存於世可以為兵家軌範者蓋亦無幾而其說猶未免
有疑焉諸君講學待問其必有折衷之論願祥陳之以
祛所惑

問世之學為武者視書而考兵謀案圖而習陣法知此
而已矣且兵之奇變左計右數出於臨時則書固有不
能盡者方此之時不知圓機以接奇變則昔之所學者
是古人之糟粕也尚安足以赴用哉今將試之以兵術

而必使得書之所以言嘗之以陣法而必使得圖之所
以教以稱上意則其為要如何其凡目安在其書與圖
孰得孰失宰相為言之

太學私試策問

問郡守民之師帥也師帥賢則政平而田里無愁嘆之
聲不賢則公私煩擾而穉耄失宅生之望有志于治者
其可不知所擇乎然知人之道自昔所難不觀其貌則
無以知其精力之盛衰不察以言則無以占其才智之

優劣是必召見於殿陛之間諮訪於論奏之頃則賢否
真偽庶不能為吾之惑矣漢之宣帝每拜守相輒親見
問考其所行以質其言唐之玄宗刺史陞辭皆令詣側
門以俟進止宜若可以察人之能否矣意一時吏治皆
如黃霸之守潁川真卿之守平原然八萬餘口猶得以
肆其偽增之欺二十四年猶不能堅為守禦之計豈二
君識見之未精耶抑臨遣之際徒能察其言貌而名實
不相應者未容以遽知耶恭惟孝宗皇帝留意吏治郡

守陞辭必加考察或以失儀而罷免或以稱旨而擢用或以疾病而投置閒散故循良之吏布滿郡國有以成乾道淳熙之治今日仰遵成憲凡未經陞對及已對在四載之外者皆令申審而邇臣復慮積官至守早達者罕精神識慮四年之久日異而歲不同恐有癘老疾病不任事之弊欲凡到闕者悉俾奏事睿旨諭之此誠為官擇人之要術也或者猶謂年餘七十者猶能息渤海之盜多病不出者亦能致東海之治則老疾者似未可以盡棄也然一見之頃未覩施設安保其尚可用耶議論持平者出守北地乃不免治郡不進之責辨論以義理之文者使守會稽乃莫逃久不聞問之譴則論奏之間亦未可以盡信也然使其言果有可聽又安能料其他日之不相副耶斟酌而區處之殆將何術而可願詳陳之有司將以獻焉

宗學私試策問

問得賢立邦家之基任賢享天下之福人主出而有為

於天下其可不以是為先乎然一人之見有限四方之才無窮苟不采之公言求之薦舉則真才實能果何自而上達哉故唐虞之時必曰疇咨僉曰伯禹則使宅百揆僉曰伯夷則使作秩宗益作朕虞垂作共工亦皆於僉言之中求之薦舉若是固足以得人矣然登庸之任豈噐訟者之所宜處而放齊舉之予采之若豈象恭者之所能任而驩兜舉之湯湯洪水豈方命圯族者所能治而四岳舉之夫明明在上穆穆在下賢否固易知也而所舉之人未免若是何耶曰吁曰咈固俱知其不可矣而績用弗成者猶待於試而後已何耶豈知人之道固自古之所難歟夫采之薦舉猶未足信則用人之道又將何所據歟迨至後世知人善任莫若高祖求文武如不及莫若武帝蕭何薦韓信則用之魏無知薦陳平則用之或以其善用兵或以其智有餘信而任之宜也然周昌白見四人既知其不能為將矣而封各千戶是果何意豈創業之初急於用人不考其素不求其全耶

不進賢者退不察廉者免蓋恐實行之士壅於上聞而
搜求惟患其不廣也然薦人起家至二千石復不免君
除吏盡未之責何耶豈招賢乃人主之柄而人臣非所
當專耶不然其必有說也恭惟主上以上聖之資膺維
新之命勵精思治側席求賢乃者渙發綸言播告中外
使舉賢能才識以備選用猗歟休哉雖禹之勤求賢士
湯之立賢無方何以過此然薦牘交馳其比如櫛將悉
加旌擢則清資華秩固不能徧將拔尤取穎則名美實
乖者亦未易辨以薦舉之多者而用之歟則頭鑽肘刺
巧於經營者或得以售其欺即達官之所薦者而用之
歟然為官擇人惟才是適又不當以所主之人為輕重
也况夫親故之夤緣勢要之囑託又有所當察者若所
用非所舉所舉未必用則詔旨丁寧又豈真為觀美哉
今欲在朝無倖位在野無遺賢將何術而可願聞至當
之論有司將以獻焉

省試策問

問有循吏有能吏奉法循理愛民厚俗者循吏也治劇
剽繁發姦擿伏者能吏也然優游和緩者多悶悶之政
振厲奮發者有赫赫之聲能者固可以集事矣乃若漢
文之世吏皆廉平而黎民至于醇厚武帝之吏罕以治
化稱而海內謂之虛耗則循者又豈不足與共治哉宣
帝留意吏治黃霸龔遂朱邑之徒既以循而用廣漢翁
歸張敞之徒復以能而進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然
賊殺不辜者復拜刺史偽增戶口者亦蒙顯賞不幾於
濫乎豈使功不如使過而賞疑從予固不害為近厚耶
夫曰循曰能皆有可紀史臣乃獨傳循吏而不及能吏
豈循吏以德能吏以才才固非德之比耶今日循吏雖
不乏人而以能名者比比皆是豈循吏不矜伐百姓無
稱而多多益辦者每易于自見耶但用人之道不可偏
尚事功之未集有才者固所當用至于化民成俗厚下
立本所以壽國家之脉者又豈才勝德者所能為哉然
寬厚有餘者隣於委靡每為人所厭振厲敢為者事罔

不辨多為人所喜而識者之論則曰委靡之弊止于廢事趣辨之過必至病民一或不審則相師成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九重厲精思治為官擇人用循吏以惠民而不至廢事用能吏以辦事而不至病民其將何術而可諸君通達國體豈無至當之論願詳陳之有司將以獻焉

問當理內御外之日思患而預防隨機而應變固足以為彊本折衝之計然將不擇兵不練功不賞亦不能以集事夫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是將不容於不擇也而敗諸峭者乃能決焚舟之勝少不更事者亦能奏淝水之捷豈能否難以逆料成敗不可論人未可預擇於其初必要終而後見耶士不素厲難使死敵是兵不容於不練也而非素拊循之士反能成背水之功無部曲行陣者亦能使匈奴之畏豈兵無強弱惟顧所用亦不在於蒐練之有素將苟得其人自可以計而取勝耶慶賞信必則有功者勸是有功不可以不賞也然黥布一

見即王淮南趙壯士一見封各千戶初無尺寸之勞而遽獲不次之賞若幾於濫矣而當時之臣顧稱其善將將豈駕馭豪傑當有操縱而或輕或重固不可以一律拘耶邇者強寇憑陵疆場不靜所恃以備守而驅攘者惟諸將是賴乃有望風畏懾莫能固守者其勢亦廩廩矣今安豐之戰既勝齊安之捷存聞而夔門亦復其舊聲勢寔張中外胥懾非將勇而兵銳何以收功若是其速論功行賞曾不踰時固足以為將士之勸矣使沿邊之地將皆有謀兵俱用命而慶賞所加各當其功則感激思奮戰必勝攻必取尚奚外患之足慮哉奈何勇怯之無別差陞之不公以泰養為安以貪進為能其間固有驍雄無敵沉鷲善謀者亦不能以自見教閱之不嚴激厲之無術無事則驕蹇而難制有警則退縮而不前其精於技擊奮不顧身者亦莫能以自效推原其故豈非爵賞之間猶有所當察者乎有功者未必盡錄則宣力者怠無功者反先獲賞則當得者怨或經營求據以為

就試之階或泛濫妄申以徇親故之求為弊若此雖恩賞日增果足以示激厲乎比者詔旨丁寧今薦舉曉暢兵機俾招足闕額教閱而誕謾欺罔者戒以毋干邦憲是固欲擇將練兵而革冒濫之弊也然人情多私未必實應積弊滋久未易遽革作而新之夫豈無術而或者乃曰將固當擇若考其素求其全恐未易得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貪而使功不如使過亦可以責其後效不知其說果可行否臨邊之民熟於戰鬥招使戍守必能遇敵不懼而或慮其未必樂從拘繫之囚亡類輕生刺充敢用必能摧鋒陷陣而或恐其難御不知何以處此至若功賞之申責之主帥而不實者責罰則孰敢為欺然六級之差繩之以法而或以罰太重議之偽冒者窮究追毀而為之營求者罰亦併及則必知所警然賞疑從予所以廣恩若考覈太嚴恐當得者亦因而沮遏此又不可不慮也諸君通達國體必有至當可行之策願詳陳之有司將以獻焉

問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恃以憑藉扶持者固不一而止而大要則曰國論曰人才曰民心蓋國論者政令之所從始人才者事功之所由立民心者又有關於理亂安危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則國論其可以不定乎定則不搖於浮議而無輕變之患然入粟之議反覆論難而不決屯田之議前後依違而不定而識者乃謂其議盡天下之心何耶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則人才其可以不辨乎辨則賢否不容於並進然跡弛之士能立功名尾生孝己之行無益於勝負則才勝德者似亦未可以輕棄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大賚四海萬姓悅服是民心不可以不結也然濟人於溱洧者乃譏其不知為政遺衣遺食者或謂其所惠之未廣豈善政善教足以得民而不徧愛者初無損聖人之仁歟恭惟主上下詔求言和顏受諫或令集議或令看詳固欲國論之一定也為官擇人求賢用吉而曉兵機通財計與夫堪克將才

者又令薦舉固欲人才之不遺也發粟散財寬租已責而蹂踐之區流離之氓復勞來而安集之又所以固結斯民之心也然戰守之議彼此異見秤提之令前後屢更履畝未幾慮其紛擾而隨罷混試方行恐其叢雜而復分議論若不一矣豈因時施宜固不容於固執耶然昔人謂先定規模而後從事又謂天下之事惟審其是一定而不移乃可成務以是而主國論不知果可以一定而不易乎濶論高談者若善謀輕舉妄動者若敢為露才揚己者若多多而益辦視事遷就者若隨機而應變其真偽固未易辨也而人才因事而後見亦安可遽疑而不之用耶然論辨官才者必論定然後官而知人之道亦在於聽其言而觀其行以是說而選任果可以得人否乎斛面方減而挨究復行逋負方蠲而催督如故貧困當恤而廩給難繼告戒非不切而奉行不虔是民瘼猶未蘇也然得其心有道惟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仁義公恕以統天下自可使無異志即是理而

行之果可以得民心否乎然是三者雖若不同而脉絡未嘗不相通國論定則無好尚之偏而有才者皆可以自見人才既有以自見則凡所施設必合於人心而孰不愛戴而或者又謂天下無難為之事惟患乎無可用之才苟衆賢和於朝則同聲相應國論不期而自定合三者而言之又不知何者為先歟夫識時務在俊傑諸君博古通今其必有以處此詳著於篇以備上之采擇

欽定四庫全書

東澗集卷十一

宋 許應龍 撰

啓

賀丞相除太傅啓

渙奉制函晉躋帝傳壽登七袞實人間希有之齡位列三公示聖上殊常之眷福祿俱備中外均懽恭惟太傅樞使丞相國公社稷宗臣股肱重寄輔贊輦已逾於二紀忠勤靡替於一心方事變之沓來悉皆異議及廟謨之

密運迄奏膚功內焉庶政之惟和外則侵疆之復舊天
佑賢佐俾壽而昌號發王庭以彰有德將擢真維垣之
峻姑勉從遜牘之謙雖亞上公實均一品年方七十已
先卓傳之除歲有萬千益衍魯公之壽某側聆成命喜
倍輿情擁帚掃門愧莫接賀賓之武濡毫吮墨當載賡
聖德之詩

賀薛樞密啓

恭審擢升使領晉長樞庭王言大哉顯奉制麻之寵相
尊等且榮參台鼎之間郵置初傳中外昏憒恭惟某官
伊周事業稷契忠嘉久運籌於帷幄之中獨贊化於陶
鈞之上厥績甚懋何官可酬位特冠於籌帷班悉同於
公衮禮示異數庸昭宸眷之隆民具爾瞻行涉帥垣之
峻某敢脩菲削少控賀忱不進不休屢沐鼎言之推輓
成終成始尚祈大造之甄陶

賀大諫啓

恭審擢自南床進登東省材御史糾繩轂下久伸三院

之威真諫官獻替殿中獨處七人之首見聞皆聳風采
益尊恭惟大諫識造高明氣全剛大英姿山立望之儼
即之溫雅量淵洪澄不清撓不濁久居言路綽著直聲
志在擊邪如鷹鷂之逐鳥雀事先去甚當豺狼不問狐
狸邪正洞分紀綱大振彌結知於宸扆遂晉長於諫垣
進思盡忠不憚青蒲之伏坐而論道即觀黃閣之登某
濫玷守藩甫詣視篆側聽郵音之播敢伸記室之恭鳳
凰朝陽咸傾蹇諤燕雀賀大厦願托帡幪欣抃殊深刻
裁莫究

賀交代潮守葉奏院啓

維桑與梓夙蒙知遇之隆剖竹分符復托交承之契亟
伸慶悃仰瀆中涓恭惟某官學廣聞多才宏識遠撓之
不濁凜萬壑之層氷即之也溫脩四時之和氣早躋科
第藹著聲稱雖周旋於州縣之間每挺特於紳綏之表
漕臺攄畫工轄程能晉升奏卽之司彌簡凝旒之眷自
天而下忽膺宸命之頒尊邁海而南榮任侯藩之寄巾車

脂轄上冢過家式遘其行不特見人生之貴所居而治
又將聞政理之優當與文惠以齊驅罔俾昌黎之專美
徒得君重雖足為遠嶠之光以我公歸行進陟甘泉之
從其熊轡久玷鼠技已窮聞行李之來云胡不喜庶及
瓜而伐薄言還歸深懷揚糝之慙尚冀匿瑕之賜會言
近止豈惟叙鄰里之歡適我願今當永結子孫之好

賀尚書啓

月正元日適鳳歷之更新天相文昌宜鴻休之茂介僭
伸慶悃仰瀆記曹恭惟某官望冠羣公位隆八極撓之
不濁凜萬壑之層冰即之也溫備四時之和氣三陽交
泰百祿是適春見曰朝方聽履於星辰之上帝曰咨汝
俾運籌於帷幄之中某濫剖竹符欣逢穀旦道之云遠
莫稱栢葉之觴敬不虛拘敢獻栢花之頌

賀丞相啓

一氣回元適三陽之交恭大鈞播物罄萬宇以皆春維
時上公受天純嘏恭惟某官伊周事業稷契忠嘉一德

亨天心孰測化工之妙八荒開壽域豈惟寒谷之回正
月之吉始和諸福之諸物至未多郭公僅二十四考之
中書將繼魯公享萬有千歲之眉壽某濫分符竹實出
甄陶慈逢穀旦之臨盍致椒觴之賀即溫望儼阻陪東
閣之後塵嘘枯吹生敢冀南枝之先暖

賀執政啓

一氣回元適三陽之交泰貳公洪化罄萬宇以皆春謹
飭慶牋仰塵潭府恭惟某官臯夔事業稷契忠嘉端委
廟堂而為準百僚密贊鴻鈞之播運籌帷幄而決勝千
里頓清鴈塞之氛當正月之始和宜諸福之畢至自今
以始校二十四考之中書俾熾而昌享萬有千歲之眉

壽

下詞
同上

賀侍御啓

恭審疏息北闕正位南床民自不寃方振棘卿之譽人惟
求舊復登栢府之雄委寄益隆見聞皆聳恭惟侍御意
誠而心正色溫而氣和不倚不流獨厲端方之操可速

可久初無躁競之心惟所守之甚堅故其發也必大昨甫登於學省徑分察於臺綱諤諤以昌排公論之所不與蹇蹇之故發衆人之所未言且直上於台躔胡暫淹於卿月然風采素聞於天下孰不具瞻而眷懷尤切於宸衷盖將大用果復青氈之舊益揚白簡之威毋以日月為功寧久居於橫榻命之朝夕納誨即進秉於洪鈞其濫廁年盟夙蒙德庇喜聽郵音之播亟伸記室之恭靈丹就而鷄犬仙雖莫容於攀附大厦成而燕雀賀願

曲賜於帡幪

賀喬參政啓

恭審渙敷宸命擢預政機聖主得賢臣協贊鈞衡之任文事有武備復參帷幄之籌郵置初傳紳綏胥慶恭惟大參同知相公先生天民先覺名世真儒直哉維清德可尊事可法毅然有守中不倚和不流久居言語侍從之班每盡獻納論思之益暨登右府益罄忠規格其非心首務防微而杜漸引之當道未嘗揚已以取名故言

聽而諫行致君正而國定擢居丞弼庸示眷懷暨予同心允謂精神之契以輔台德即登鼎鼐之司永孚于休自今以始某輒修菲牘庸致賀忱不進不休屢沐鼎言之推輓成終成始尚祈大造之甄陶

賀黃循州啓

虎榜登名嘗接英流之武熊韜假守行依鄰壁之光聆揚旆以鼎來喜盍簪之伊邇敢期謙德先卑華絨恭維某官發藻儒林蜚英黌舍胷中浩博富牙籤萬軸之書

筆下瀾翻瀉銀河九天之水早策身於名第遂振跡於夷塗製錦男邦恢恢餘又題輿潛邸藉休稱謂宜視草於北門胡暫分符於南土蓋以凶徒之反側尚費捍防資善政以拊循庶能綏定趣戒朱轡而入境即銷赤子之弄兵賣劍買牛當繼渤海循良之吏荷囊持壺竹歸甘泉侍從之班某敬染魚封庸伸燕賀蒙九里之潤願廣推及晉之波弁大國之間寧復有奔秦之盜

謝差知潮州啓

代庖卽省慙惕日以罔功假守侯藩忽自天而有命始
終僥倖進退光榮伏念某植性棗昏受材樗散績文種
學第知兀兀以窮年端行俟時寧敢栖栖而為佞初葭
一人之薦引特蒙大造知憐兩寘周行九叨清選自再
兼於銓部凡五閱於歲華屈指同寅接踵補外獨未親
於民事恐莫報於恩私可以去乎遂薦伸於丹烟與其
退也俾出駕於朱轡距梓里以非遙况瓜期之促近喜
有上冢過家之便益增分符剖竹之輝自謀何以過之
始願固不及此茲蓋恭遇丞相精忠貫日盛德格天惟
幾惟深藏妙用於莫可名言之域能定能應成大功於
不動聲色之間邊郵雖應於救寧外郡尤資於惠養謂
太守乃吏民之本要在得人庶遐邇如畿甸之中悉皆
蒙福豈期揀選猥及疎庸某敢不節用愛人奉法循理
首戒貪泉之酌期觀越石之清治渤海而選用賢良慙
非龔黃遂至潮陽而詢問疾苦當効韓公

代賀禮侍除吏部侍郎啓

渙膺宸命晉貳天官禮以導中樂以導和已播直清之
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更資銓選之公睿眷彌深師言
允穆恭惟某官才姿超軼器局恢闊諸老猶未能言獨
殫讜論天子擢為第一俯壓群英徑躋鴛鷺之聯不假
虬蟉之助書林冊府徧歷清華宰掾即曹迭更委寄纂
修史館羽翼儲宮已為儒者之極榮尤躡甘泉之法從
代言西掖秩禮南宮俊髦欣典舉之公科目慶得人之
盛載頒渙號俾貳選曹坐廟朝而進百官此其漸耳理
陰陽而遂萬物行將見之某自愧謏才濫司偏壘側聽
郵音之播阻修賓祀之恭靈丹就而鷄犬僊雖莫容於
攀附大厦成而燕雀賀願曲賜於帡幪

代賀殿院除起居郎兼戶部侍郎啓

榮膺鳳詔進立螭坳執法殿中方喜臺綱之肅秉筆柱
下更參民部之權眷倚彌深見聞皆聳恭惟某官清風
立懦烈日爭嚴詞章輝華如引星辰而上議論磊落若
決江河之流自陟要津益騰廣譽方升華於六察復進

職於副端卓然不羣猶鷹鷂之逐鳥雀去其大甚當豺
狼不問狐狸奉簡以聞垂紳皆震將倚論思之益遂分
記注之司兼貳版曹進聯法從持索簪筆實為大用之
階當輔秉鈞行副具瞻之望某仰聆成命俯激懽悰阻
展拜於賓墀輒抒誠於記史夔龍接武益增朝列之輝
燕雀何知第切履成之賀

代賀察院啓

渙奉十行晉登六察均其稍食方參楓陛之班聯簡在
帝心俾正栢臺之綱紀傳聞所逮欣抃惟均恭惟某官
毓德端方受才卓越登會稽探禹穴發為翰墨之工指
崑崙薄蓬萊迴立風塵之表儒林挺秀士莠交輝早擢
第於太常旋馳聲於宦路牛刀小試游刃恢恢鷄薦上
騰諸公衮衮進興百司之廩祿實階大用之權輿風度
能若九齡乎果被凝旒之眷朝廷誰踰仲卿者徑膺冠
豸之除共獲設施一新聞見已聳橫秋之鷄鷲豈容當
道之豺狼毋以日月為功曷為峻擢命之朝夕納誨行副

其瞻其自愧謏才濫司偏壘側聽郵音之播阻修賓祀
之恭鳳凰之鳴朝陽咸慶風采燕雀之賀大厦願託幃
幪

代賀帥冬至啓

黃鍾倡六律應緹室以飛灰太極繞三微謹清臺而測
景鼎來休社萃聚帥垣恭惟某官望重文昌任隆方伯
清標絕俗凜然萬壑之層冰善政得民散作八州之和
氣候式逢於剛長吉叶於彙征舒柳放梅已報陽春
之消息秉鈞當軸即觀揆路之登庸某濫佐藩條阻趨
賓廡不遠而復已占夫子七日之文俾壽而昌敬上僖
公千歲之頌

代賀職曹官啓

日官推策正月之吉始和君子對時諸福之物畢至敢
陳儷語上瀆崇臺恭惟某官望重月卿輝騰星使民蘇
惠澤盡歸春風和氣之中吏戢嚴明如在白日青天
之下式逢獻歲茂介繁禧某假守斗城阻瞻台耀莫預栞

觴之奉第勤椿壽之祈

代賀帥啓

履而後泰易推爻象之占正次於王史謹春秋之法敢
陳頌語仰瀆帥垣恭惟某官八座穹班十連重寄惠施
閭里助一氣之發生威戢姦倫同羣陰而消伏式臨獻
歲駢集休祺遵海而南先布青陽之暖自天而下亟膺
紫詔之溫某仰托洪庥欣逢穀旦蓬萊隔弱水三萬里
阻展慶於賓墀上古有大椿八千春願默符於壽算

代賀廬陵守啓

命出楓宸符分竹使吏民胥慶競瞻相闕之名流麾幟
甫臨頓覺侯藩之壯觀方受察於部封之下敢抒誠於
簡牘之中恭惟某官表表才猷挺挺風烈再世登黃閣
相輝袞繡於名門一宗無白丁獨占衣冠之盛事即此
家聲之烜赫固宜禁路以騰輝乃恬退以自將姑逡巡
而平進盤根錯節小試牛刀別駕題輿晰淹驥足雖效
續屢徹於丹宸而經綸尚斂於朱轡蓋以廬陵素稱劇

郡蠻獠接境而弄兵時警姦黠喜訟而珥筆風生白粲
連檣正資歛敬青衿比屋尤賴作成苟非明敏之長才
曷任藩宣之重寄雖一方之幸甚如四海之望何朝廷
已深知佇頒丹詔公侯必復始行繼青氈某孤陋書生
艱勤舍選世科濫襲每懷揚糝之慙期戍尚賒偶報及
瓜之訊方奉慈闈而祇後適承畫戟之開藩將劔版以
鳧趨已拊躬而雀躍紅蓮依綠水愧莫企於前修青蒿
倚長松願俯垂於巨蔭

謝趙守闕啓

枯木朽株初乏先容之助青芝赤箭過蒙並蓄之私喜
公道之復明拊卑躬而增感竊觀今日之薦舉悉由要
路之吹噓無因而前每遭按劔挾貴而問必辱知音遂
令單寒寡援之徒無復振厲求伸之望豈期天幸獲遇
宗英載笑載言屢猷挾書之至或推或輓欲先宣力之
求儻匪真賢曷膺茲選如某者蠹魚末學斥鷃卑栖無
所取材偶玷名於黌舍幸而獲選復繼踵於詞科候泮

金史四庫全書
卷十一
濫司官箴確守辱兩章之推荐俄一削之參差欲復青
檀合干洪造然炙手可熱既無借勢之階搖尾乞憐又
乏猷諛之態已自歎楚弓之失詎敢期趙璧之歸

謝鄒守闕陞啓

處泮宮之冷第采曾芹回寒谷之溫忽逢鄒律仰戴提
撕之賜亶為特達之知竊惟下吏之進身寶願上官之
推轂然以薦員之既狹類皆枉道以求伸或託蔭享或
因桑梓傾心降節拜賈謚之車塵削牘投誠滿何曾之
記室未有不求而得孰謂無因而前幸遇大賢獨明公
道觀其所主每惟靜退之求舉爾所知不待懇祈之力
豈期踈拙猥預選掄伏念某燈火寒生簪纓未裔託身
黌舍荐玷鷄書射策丹墀浪塵龜列不避好為之戒濫
叨分教之司範不範模不模每虞寡陋聞未聞見未見
喜遂趨承荷屬意於作成特增田而瞻給經籍寵卑輪
奩鼎新遂臻衿佩之翁從頓覺庠序之改觀皆公所賜
揣已何功方深懷欣幸之私詎復興僥求之想敢圖矜

念亟賜薦揚斐然弗知所裁豈識作文之體不至阿其所好曷當守正之虞剡奏一飛價增十倍茲蓋恭遇某官兩京循吏一代真儒嘉善而矜不能寔根素稟舉直而措諸枉庸云至公遂令寡援之蹤亦預兼收之數某敢不激昂所守洒濯其心對黃卷而師聖賢期於有用毀素節而求富貴斷不敢為以此律身是為報德

代學職謝鄒守啓

省少府而買刀布尚高循吏之稱捐私弊以給生徒尤見清風之凜於今幸遇自昔未聞敢效泮宮之詩少置中涓之謝載惟勤水僻在閩陬雖庠序之僅興然廩稍之未繼累蒙賢守興念諸生或增養士之田或賜在官之宇用裨供給粗免煎熬夫何變起於鬱攸又復思加於減放利源寢少方虞必絕於陳糧寒谷頓回不意忽逢於鄒律茲蓋恭遇某官西京良吏東魯真儒訟理政平春生田里內備外禦影滅姦偷恩威已著於一方禮貌益加於多士寵頒羣籍盛儒宮遠慮深思欲為後日

無窮之計視饑由已特捐舊比當得之金寧將清白以遺子孫乃置膏腴而贍學校措紳與歎韋布均懽咸曰秩終孰不匱金而囊帛卓然遠遠獨能重義以輕財某等敢不戴德丘山銘功金石自今以始歲其有成蒙飲食之恩惟學遜志敏厥修當佩蓄畬之訓冀收未效仰答洪私

謝除國士博士啓

馳書光範方伸悃悞之私職教宗庠遽辱甄陶之賜得

踰望外愧溢情涯竊惟學校之興無若國家之盛左開

黌舍右設武庠至于國子之俊髦復隸賢關而教養第

惟皇族久缺學宮經之營之既一新于輪奐賢者能者

遂悉補于生員欲陶麟趾信厚之風當賴鴻儒作成之

力如某者藿鹽太學燈火寒生無令聞廣譽以施諸身

之前言徃行以蓄其德誤辱知于上衮遂廁跡于周行

掌故旬師濫叨庀職成均胄學荐玷橫經負丞深愧于

僥踰丐外未蒙于俞允欲養而親不逮既罹素鞞之悲

投閑乃分之宜無復清都之夢忽疏恩于宸扆俾竊廩
于宗黷緬思是學之初興嘗兼訓諭不謂修門之再入
復忝師儒揣分奚堪歸恩有自茲益恭遇某官忠貫日
月勲塞乾坤厥亦惟我周王方受維新之休命時則有
若伊尹每懷不獲之匹夫俯矜簪履之遺久託鑪錘之
內謂若居壁水已粗知教育之方今欲訓金枝遂使預
選掄之末某敢不策蹇磨鈍温故知新空空鄙夫雖莫
任範摸之責振振公姓當率為禮義之歸依向彌深敷

宣罔既

得浙東帥幕謝廟堂啟

魏勃掃曹相之門荐瞻衮繡石生入烏公之幕談辱陶
甄施重如山感深至骨竊觀近代宅揆之任莫如今日
用人之公爰度爰咨必加精審或用或舍自有鑒裁搜
羅罔聞于邇遐東拔尤先于寒峻肆令寡援亦預兼收
伏念某猥以諸生濫塵甲第采魯泮之藻比及三年代
齊戍之瓜亦既數月竭來京國晉拜公台吹噓既乏於

先容陶鑄敢求於近次豈期矜憫曲賜生成謂寒少歡
顏俱記萬間之庇矧小人有母正資三釜之供俾易贊
於師垣庶亟霑於祿養眷回寒谷已逢吹律之工日近
長安尤有向陽之便始願誠不及此自謀何以過之茲
蓋恭遇某官奕世鈞衡清朝柱石輔贊彌縫而藏諸用
仰大化之密移連卷詰曲各安所施雖寸長而不棄自
慙頑鑿銀入洪鈞敢不仰戴洪恩益殫駑技覽禹穴會
稽之迹庸激壯懷預平淮東閣之招尚期異日士伸知
已書不盡言

代謝廣文啟

授弟子于國中方闡孟軻之教召秀才於門下益求賈
誼之賢豈意疎庸遽蒙招置雖賴先容之助曷為幸會
之多伏念某命與時違勞而功少鼓翼兩隨於鶚薦暴
顯復困于龍門一第是期價敢矜於櫝玉雙親已老教
深負于贏金茲諉免於鄉書將與偕於計吏謂決科發
策要當就有道而正焉而搯衣趨隅每願事大夫之賢

者幸逢哲匠來典儒宮括而誨之方執經在諸生之列
與其進也俾託身於廣廈之間靖言人耳人耳之資曷
稱師哉師哉之命第欣朽鈍獲遂依歸恭惟某官挺秀
儒林蜚聲黌舍錦心綉口溢為筆下之詞章玉季金昆
摠是人中之英傑早由豹變暫屈鸞棲必也使無訟乎
已鞠園扉之草予私淑諸人也來觀泮水之芹惟大賢
無所不容占小善亦率以錄遂令頑鑛亦在洪爐雖不
模不範深負揚子務求之意然小成大成冀親宣尼善
誘之功

謝除司令啟

充員故府慙無毫髮之勞列屬奉常忽拜絲綸之寵陶
冶實由於洪造感藏尤極于丹衷惟今日藉田之官即
古者甸師之職是穠是藁已臻黍稷之豐迺積迺倉庸
備粢盛之奉既專供于歲事爰分隸于容臺無簿書期
會之勞宜為清簡非粹潔端方之彥曷副選掄如某者
蹭蹬腐儒奔馳薄宦既無其高論廷以譁世豈有他謬

巧用以致身芥泮終更僅迹瘰曠槐庭晉謁初之吹噓
豈期特達之知遽軫生成之念謂小人無母正資三釜
之供俾寒士權顏特畀一基之次竭來帥幕甫閱歲華
復被命于玉宸獲效官于金部盈几間而徧睹第粗知
職守之勤無效績之可書安敢起序遷之想遇辱太鈞
之播進升帝籍之司揣分奚堪捫心知愧茲蓋恭遇少
師樞使丞相國公夾邦哲輔命世真儒厥亦惟我周王
方賴以寧之多士時則有若伊尹每懷不獲之一夫故
微賤弗忍於遐遺而巧拙或容於雜進某敢不益堅素
守仰答殊知俎豆之事嘗聞第謹馨香之薦樗櫟之材
何用尚祈培植之私戴德何窮占辭曷既

謝除郡啟

久玷郎闈恐妨賢路欲自全於進退遂荐瀆於威尊正
虞干斧鎖之誅安敢冀甄陶之寵自天而下忽膺宸命
之頒遵海而南俾任侯藩之寄况瓜期之將及距梓里
以非遙退省其私實逾所望相國之賜大矣當懷報稱

之私中心何日忘之曷喻感藏之意亟脩謝牘仰紊記
曹尚圖瞻赤烏之光庶獲罄丹衷之悃自慙晉躡倍極
凌兢

代謝特薦啟

究心備禦每虞負推轂之公指日終更乃復被剡章之
寵感恩甚厚圖報歲然竊推趨事以赴功難遇賞音而
知己一經題品已為此生際遇之榮再沐推揚尤荷大
造生成之力第慙拙政莫稱華褒伏念某拳曲散材迂
踈末學修身踐行粗知廉勤靜退之方行法蒞官曷副
通敏強明之譽猥辱從臣之薦濫叨偏壘之司庶民七
愁歎之聲雖安田里鄰壤有跳梁之警尤費隄防適當
瓜戍之更誤沐囊封之奏俾留經理敢憚艱勤內供士
卒之餼糧外固封陲之闕隘凶徒潛弭闔境粗寧幸逃
瘳曠之虞實賴照臨之庇敢祈褒寵特賜薦揚茲蓋恭
遇某官歆向才華間平風度以錦幄名郎之舊膺繡衣
出使之權清節照人凜凜冰霜之厲公心察吏拳拳涇

渭之分遂使駑庸荐叨提獎某敢不激昂所守洒濯其
心非俗吏之所能為願益堅於素學觀近臣以其所主
期仰副於深知

謝葉師闕陞啟

文闡校藝夙遭衡鑑之公薦牘陳詞復被甄陶之賜始
終僥倖俯仰兢慚竊惟初仕之進身悉用上官之陞削
然薦員之既狹欲溢額以尤艱必得其三庶遂掘井及泉
之願儻缺其一豈無為山虧篋之虞過辱曲成宜為幸
會伏念某簪纓末緒燈火寒生差延賞於旬月之間已
絕意於雲霄之望託身黌舍偶叨再薦之書射策彤墀
浪廁七人之列謁來分教深愧罔功戍期已迫於及瓜
舉削尚虧於合穎無可棲者豈勝繞木三匝之思因而
成之正賴中流一柱之助敢期特達曲賜推揚第斷斷
以無他莫副純雅清修之譽非循循而善誘昌當師表
模範之褒剡奏一飛增價十倍茲益恭遇安撫尚書政
成帥閫命錫帝庭行以公歸晉陟上台之位先從隗始

廣收東閣之才遂使冷官亦逢暖律某敢不激昂所守
洒濯其心對黃卷而師聖賢期於有用毀素節而求富
貴斷不敢為以此律身是為報德

欽定四庫全書

東澗集卷十二

啟

通安撫葉尚書啟

宋

許應龍

撰

校藝文闡荐出鴻造甄陶之下效官泮水獲居虎節按
臨之中輒歛版以趨庭敬齋心而奏記恭惟某官英姿
山立奧學海涵倒三峽之詞源經天緯地散一襟之和
氣與物為眷巍科密邇於鰲頭闊步徑登於鴛列久居

言路凜著直聲搏擊何心聳橫秋之鷗鷺姦邪褫魄無
當道之豺狼九重深念其孤忠八座遂膺於峻擢上星
辰而聽履獨高紫橐之班作舟楫以濟川實切蒼生之
望暫分制閫殊鬱壯猷然觀施設之間已寓經綸之業
謙和下士平易近民薄賦輕徭春生田里發姦擿伏影
滅寇攘軍戎懷畏愛之心胥吏絕欺謾之弊提封一道
謠頌同聲朝廷深知弱翁行將大用天子不見賈誼佇
即召還某燈火寒生簪纓末緒託身黌舍偶叨再薦之
書射策彤墀濫廁七人之列拊已每慙於撲學疲精妄
習於詞科方虞刻楮之未成忽報成瓜之已及欲使國
人皆有式深慮未能大庇寒士俱歡顏敢祈垂軫

通楊帥啟

恭審渙膺宸綽榮鎮帥藩十國為連孰不仰即官之宿
五月報政已頓回陶嶠之春睿眷彌隆輿情胥懌恭惟
某官家傳與學天賦異才見義必為不吐茹於剛柔之
勢秉心無競寧諂瀆乎上下之交氣節見於立朝聲名

長於治郡迨臨方面益著恩威雖召節沓來乃欲急流而勇退然凝旒圖極求容袖手以旁觀始借重於郎闈復升華於帥閫發姦擿伏影滅寇攘已責寬租川流惠澤禁戢刻木之擾杜絕弭筆之風蒐練惰兵尊禮賢士雖一方之幸甚如四海之望何母以我公歸兮方切民心之愛會有為王言者即觀禁路之登某雖忝恩氓屬拘職守燕賀僅憑於人牘魚封忽拜於瑰詞清德凜然豈待奉一盃之水休聲藉甚但當饜玉袴之謠

通鄒守啟

分符剖竹久宣千里之威聲在泮采芹幸託二天之巨庇將趨庭而伏謁先削牘以投誠恭惟某官忠烈名家清朝偉器詞章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風致雖高不廢應酬於庶務自摘髦於上第旋振跡於亨衢錯節盤根牛刀荐試題輿別駕驥足難淹果由奏課之優徑任牧民之寄從臣交荐合登紫闥以通班宸命渙頒復擁朱轡而出守兩暮報政一意為民薄斂有刑春生田里深

溝固壘影滅寇攘為善無近名之嫌律已藹真清之譽
 類非俗吏為也佇膺丹詔之褒其以我公歸兮即聽黃
 麻之拜某三山未緒六稔上庠季攷月書荐玷文闈之
 首寸量銖較將幾舍選之陞遇連預於薦書獲浪登於
 甲第式遵銓格猥汪儒官適瓜戍之及期奉萱闈而祇
 後青青子佩冀悉為鄭校之遊噦噦鸞聲尤願覩魯侯
 之戾

到任通運使啓

建臺分閭總司一道之權剖竹分符幸託二天之庇已
 諧視篆敢後通名恭惟經略運使賀白才華間平風度
 英姿山立望之儼即之溫厚德天成簡而廉寬而粟方
 入登於朝路旋出駕於題輿報政侯藩休聲藉甚提綱
 蜜舶清節凜然遂膺簡汪之隆晉任將輸之寄六轡如
 組方賴容諏十國為連復兼鎮撫內振揚於風采外銷
 弭於寇攘遵海而南難久淹於英傑自天而下即榮拜
 於宸綸某再入修門六叨清選職閑事簡慙廩稍之空

靡幼學壯行曾分毫之莫展荐求外補期効微勞式邁
其行濫忝然輜之駕未知攸濟深虞鼠技之窮所幸逢
霄使之賢必不替昔時之眷奉法循理詎敢恃於私恩
激濁揚清願曲垂於精鑒瞻依深切敷述奚殫

通交代李叙啓

漢庭射策濫踵英名魯泮采芹復承高躅竄謂夤緣之
幸倍深欣躍之私望履非遙馳書敢後恭惟交代某官
清標絕俗勁氣邁倫交富波瀾瀉灑瀨瞿塘於筆下學
該流略吞石渠東觀於胷中粵自妙齡寢騰雋譽奠而
後發期收功於一戰之間魏乎有成果擢第於七人之
列將升華於鰲禁姑寄徑於鱣堂崇雅黜浮詞章復古
修舊起廢矩矱鼎新既休譽之藹聞宜諸公之交薦躋
躋媚學豈容挽而留之衮衮登臺斯可拱而俟耳令學
者有所統一深愧非才儻舊政必以告新願安承教

回交代王寺丞啟

入登朝列久叨附驥之榮出守候藩復忝續貂之幸方

僭修於菲削廼荐辱於華緘荷意勤拳拊躬悚惕恭惟
交代知郡寺丞意誠心正學廣聞多言則成文得典雅
渾淡之體施之有政藹慈祥豈弟之聲自奏最於花城
即近光於楓禁迨丞外府實階清切之班勇退急流翻
任藩宣之寄以儒術而飾吏有善教以得民使無訟乎
祇有片言之折築斯城也嚴為外患之防遂令蠻煙瘴
雨之鄉如在和氣春風之域盍膺選表胡遷丐閑無以
我公歸兮咸起攀轅之意會有為王言者即膺持索之
除某久玷即闡濫叨郡寄雖有上冢過家之便慙無承流
宣化之能瞻之在前幸成規之可繼瞠乎其後恐高躅之
難追然雅眷之素隆諒舊政之必告會言近止豈惟交賓
主之歡竊有請焉願永篤子孫之契中丹所懇子墨奚殫

通徐判官啟

依綠水以泛蓮久勤瞻邈在泮宮而采藻行託帡幪望
履非遙馳書敢後恭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紬繹
六經推明上世之絕學度越兩漢追還先秦之古文遂

登天梯如拾地芥胡久淹於雋軌尚叶贊於侯藩藹然
謠頌之交騰皆謂廉明而有守空馬羣於冀北雖足為
幕下之光飛鳳詔于日邊行即奉席前之對某三山末
緒六稔上庠偶進預於薦書獲濫塵於甲第式循銓格
猥主儒官不知慮此反教人恐未免先生之笑必有師
馬擇其善何幸從賢者之游

回判官啟

泛紅依綠將資妙畫之長配白媿青首辱長牋之貺輝
煌溢目悚感交懷恭惟判官從橐名門鄉評重望寬而
有制用為蒞事之方直哉惟清益厲律身之操自參上
慕藹著休聲空冀北之羣難久淹於逸駕飛日邊之詔
常直上於華塗某久玷郎闈濫叨郡寄如是利如是害
固欲周知將有為將有行尚祈協贊傾依彌切敷述奚
殫

代通郭帥啟

一行作吏濫叨三尺之司十國為連行托二天之庇敢

馳牘尺敬掣齋鈴恭惟某官勁氣橫秋精忠貫日夷夏
畏慕載宣元振之威聲神明扶持獨著汾陽之高節久司
戎閫進陟殿巖叶將相以交權為國家而定策機謀密
運煥五龍夾日之光宗社再安壯一柱擎天之力暨論
勲而肆賞恨無官之可酬玉言大哉顯泰制麻之寵相
尊等耳榮參台鼎之間不專寵利成功之居乃徇明哲
保身之道懇辭兵柄出鎮邊陲眷維揚之雄藩實難兄
之故部甘棠勿前尚餘去後之思華萼相輝復見光前
之政會有為王言者其以我公歸兮申以丹書冠一十
八候之位次光於皇祖校二十四考之中書某斤鷄卑
棲蠹魚末學叨塵一第荏苒再歷年甘心曹掾之卑屈指
戍期之及著為律疏為令敢萌出入之思矜其短庇其
愚尚賴幘幪之賜

丐外啟

猥以鴛庸濫塵鴛列侵尋一紀絕無毫髮之功僥冒九
遷盡出甄陶之賜入館已幾於六稔樞郎將及于五暮

靜言思之實踰所望不啻足矣尚復何求第慙未報於
恩門遂欲少親于民事非為私計期效微勞雖大遂曲
成尚門允俞之命然周行久玷恐乖進退之宜矧屈指
於同寅悉接踵而補外獨留於此豈能免希覬之疑苟
居之安是自速顛躋之咎所合力求于更迭詎容久戀
於寵榮竊有請焉不憚至三而至再與其退也庶幾成
始以成終

代上憲侯啟

合浮圖之失欲借一舉手之力仰便者之節輒伸三上
書之誠願霽霜威少垂電矚竊以進身之路實資改秩
之章求則得之寧免浼首而伸曉多為貴者庶幾積土
以成山至若職司之員又非他削之比儻或未遂猶小
車無軌何以行之既獲所圖是掘井及泉不為棄也矧
迫乘成之際敢嫌冒進之求伏念某褊智淺能薄才綿
力幼而有志若稽田既勤敷蓄長也無庸懼析薪不克
負荷雖玷名于薦墨莫繼踵於詞科庀職尉曹充員郡

幕小火之獄不能察猥叨糾掾之司東西之命惟所之
敢憚遐陬之阻實歷已更於六考剡章僅獲於數員因
而成之正賴中流一楫之助無可棲者不勝遠木三匝
之思幸遇大賢主盟善類雖菲葑而亦采植桃李於無
言苟不投誠殆幾自棄恭惟提刑人物冠冕朝廷羽儀
極翰墨之工粹然得作者之體屏膏粱之習瀟然有高
士之風方參省府之編摩翻任專城之委割嘉乃丕績
錫以使軺頓令蠻煙瘴雨之鄉盡在和氣春風之域詔
且至矣公少湏之將使萬物各遂其宜豈有一夫不被
其澤生我者成我者已遂依歸求之與與之與願希埒
北

代上諫坡啟

程能較藝曩嘗叨藻鑑之知噓枯吹生今願借洪鈞之
轉士固伸於知己書不足以盡書仰瀆威尊俯深震悸
竊觀昔人之所薦類多平日之素知非求之故吏之中
則取之門生之列蓋聽其言觀其行已極精詳故浚其

源既其根力加成就此實大賢之高見豈期嘉會之適
逢倘不布其心腹之誠是自棄於爐錘之外伏念某衣
常短褐家本衡門退而學詩敬佩服鯉庭之訓幸而獲選
遂隨鶚薦之飛科偶玷於奉常職濫陪于漕屬盡瘁雖
更於初考刻荐未獲于一章靜言思之當賴先容之助
病不求耳孰為借譽之階幸遇正人進登言路雖菲葑
而亦采植桃李于無言矧是散材曾蒙大冶載色載笑
每勤眄睐之私成始成終諒軫提撕之念暖律倘吹於
寒谷弊帚亦享于千金恭惟某官直節冰清英姿玉立
散一襟之和氣與物為春例三峽之詞源決科發策巍
亞鬣頭之選晉升騎省之華直筆正繩震肅百僚之士
引裾及雷激昂萬乘之前將天庇天下之寒儒豈獨遺
恩閔之舊物月華先得幸依近水之樓臺雲履不棲更
傍誰家之門戶

代同公上趙臨安啟

侍坐於先生長者夙有夤緣借勢于王公大人不無覬

望敢憑尺素少布寸丹恭惟某官毓秀金枝凝祥寶祐
與時酬酢萬變不窮遇事精明百蠹俱剔出則任鎮撫
澄清之職入則居論思獻納之班帝曰識公上生辰而
聽履人期柄國作舟楫以濟川胡為丹詔之新頒尚襲
青氈之舊物蓋以輦轂之下難乎師帥之良前有趙張
後有三王未見可傳而可繼遠者年歲近者數月誰能
至再以至三倘非明公孰任茲寄不惟豪猾屏迹于秋
霜烈日之下抑使善良被化于春風和氣之申雖云善
政之藹聞其如公論之尚鬱佇膺爰立式副具瞻伏念
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抱遺經而究終始僉謂拘儒搏
扶搖而溘風埃未酬壯志濫登黌舍竊慕英流患不精
弗患不明敢替春誦夏絃之業有所譽必有所試異路
月書季政之優每願事大夫之賢庶幾就有道而正曩
恃伯民交昌之契荐瞻太山北斗之光姑蘇辱設醴之
勤京邑沐還贄之寵感德至矣揣分茫然裁書敬控于
謝悰惠顧尚期于大造矧方庇天下之士豈獨拒互鄉

之童暖律僮吹敝帚增重口將言足將進三尺問而喘
焉力可為器可使一舉手之勞耳

代陳情啟

掃門擁帚過蒙三吐哺三握髮之勤奏記陳篇願效一
舉手一投足之力俯慙僭躡倍切凌兢竊惟大臣之事君
每以薦賢而為念廣萬間而庇寒士俱使權顏適于里
者喜似人尤勤推轂故嚴助則有邑子之薦而祐甫則
多故人之除蓋維桑與梓猶貴必恭豈連茹拔茅或忘
引類幸此風之復見撫小己以自欣伏念某少也畸人
長而獨學碌碌恨無於竒節兀兀敢替於窮年誦詩三
百奚以為荐綴橫秋之鶚得水尺寸僅自致免為點額
之魚注選銓曹備負漕屬視事已更於初考剡章未獲
於一負搖尾乞憐素昧獻諛之態炙手可熱恨無借勢
之階茲逢節鉞之重臣其接扮揄之後進成小成大默
運洪鈞為桶為來舉無棄物有此夤緣之幸敢伸悃悞
之私儻借重言俾沐繡衣之薦庶幾陋質頓增華袞之

榮恭惟某官識洞幾深資兼文武澄不清撓不濁望之儼即之溫當征鴻橫海之私嘗培則翼及飛龍在天之日復會風雲殫上閣之忠勤肅清朝之班列厥績用懋其報伊何王言大哉亟昇植纛達旄之寵相尊等耳行膺分茅裂土之封將使萬物各遂其宜豈有一夫不被其澤月華先得幸依近水之樓臺雲履不栖更傍誰家之門戶

上丞相啟

十載居中愧久妨於賢路三章丐外期少效于民庸尚闕俞音敢伸前惟伏念某才踈識淺援寡勢孤候泮終更初蔑片言之薦相門晉謁遽蒙大造之知故府奉常成均中祕凡九叨於清職復兩攝於銓曹退省其私奚功至此欲報之德何日忘之遂興更造之思荐瀆威尊之聽冀殫駑技仰答鴻恩有命自天未蒙徒欲玩歲愒日深切汗顏苟不明進退之宜是自取顛隳之悔可以去矣效復戀於寵榮竊有請焉願亟垂於矜克恭惟某

官忠貫日月勲塞乾坤熙載奮庸輔贊彌縫而臧諸用
量能授職人員偃植各安所施矧久沐于陶成輒僭求
於器使多多益辦雖無撥煩治劇之才碌碌無竒第守
學道愛民之訓儻辱取長而舍短或能趨事以赴功不
違時宜肯效俗儒之癖具宣德意當希循吏之風以此
存心用酬知己

回知縣啟

惟桑與梓久矣親仁剖竹分符茲焉聯事方欲馳于竿
牘乃先辱于華緘恭惟某官雅量恢洪英標峻整仁必
有勇既險阻之備嘗賞以酬勞盍軒騰而直上胡淹雲
翼小試雷封翕然謠頌之交騰皆謂公勤而不擾佇膺
芝檢入覲楓宸某久玷郎闈濫膺郡寄奉法循理固欲
令田里之安學道愛人尤願廣絃歌之化

回教授啟

采芹泮水暫屈名流剖竹偏城幸聯玉事方欲馳於竿
牘迺先辱於緘滕恭惟教授掉鞅文闈蜚聲舍選胷中

程葉高凌鐵幹之百圍筆下波瀾倒瀉銀河之千丈遂
題名於鴈塔即分教于鱣堂媚學躑躑方賴範模之正
諸公衮衮佇陪臺閣之登某久玷郎闈濫叨郡寄化民
成俗必由學敢後崇儒溫故知新可為師願安承教

回學職啟

論秀而升諸學久聆令譽之馳思泮而采其芹行獲英
游之奉方圖修敬遽辱貽緘恭惟某官博古通今弼中
彪外友一國之善士切磋琢磨倒三峽之詞源泓涵演
迤豹班畧露鸚薦已登矧益精素學之脩豈難復青氈
之舊槐花屆候雖暫隨舉子之忙桂籍書名當不在羣
英之後某瞻依伊邇欣雖彌深範不範模不模深負好
為之愧聞未聞見未見尚資忠告之規

又

一鄉之善雖久服於英名千里而遙恨未瞻于丰範敢
期承乏獲遂從游恭惟某官行著月評文窺天巧窮經
學古淵源極深造之功藏器待時學校豈久淹之地矧

槐花之候應而楊葉之藝精有司豈枉我哉更期賈勇
一第特溷子耳佇聽成名某濫典芹宮適當瓜戍恨修
辭之不敏荷惠問之相先溫故知新可為師自愧見聞
之陋入學鼓篋孫其業正資劇切之規

又

矯首鄭公之鄉久欽令聞分教魯侯之泮獲奉英游慙
狂記之未遑荷飛緘之先辱恭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
粹夷學博而宏袞袞湧泉之思賦麗以則鏗鏗擲地之
聲雖身居庠序之間而志在雲霄之上學者審是而已
既精楊葉之穿有司豈枉我哉佇見桂闈之擢某才無
所取冗不見治論弗詭於聖人雖知自勉師不賢子弟
子預切懷慙尚資胥詞胥誨之誠以廣寡見寡聞之陋

回寄居官啟

千里而來方快景星之覩三楫而進遽蒙明月之投荷
意殊勤拊顏有醜恭惟某官英才天賦盛德日新溢為
筆下之詞章出自胸中之機軸學優而仕預知遠業之

難量名昭于時會見亨衢之直上某自慙踈陋過辱褒稱受言箴之當辦瓊瑤之報非敢後也實因朱墨之紛

回司法啟

宿聞高誼未諧覲德之私假守偏城行有同寅之幸貽書甚寵荷意殊勤恭惟司法學地淵深性天渾厚扶搖九萬里雖未迅于鵬圖才名三十年嘗奮飛于鶚薦巍中銓闈之選遂膺法掾之司公以無私當務三章之確守鈍而後利庶觀大器之晚成某久玷卽闈濫叨郡寄推儒術以飾吏深慮迂踈以法令而為師正資明允

回任探花啟

冠帶億萬共推舍選之英聲禮樂三千果擢鼎魁之高第臚音甫唱輿議交孚恭惟某官天與雋才家傳粵學自出胷中之機軸溢為筆下之波瀾棗華俱掇于儒科殆同玉竇梓里雖多於文士莫齒諸任學校已馳二十年之聲議論宜出五百人之右指陳時政既仰勤乙夜之觀喜動天顏遂擢寘三英之列盛名已震大用何疑

某以矣從游茲焉快覩榮進素定固莫容頌禱之私事
業相期願益厲端方之節輒因報貺以効贈言

回縣丞啟

鼓篋上庠曾覘屏表分符南土首辱魚封雖修問之尚
稽喜同寅之伊邇恭惟縣丞蜚英黌舍發藻儒林氣大
以剛夙負摩雲之志賦麗以則載敷擲地之聲胡久鬱
於長才尚為丞於茲邑先鈍後利當知大器之晚成右
挈友提會見公車之交薦某猥叨試郡行遂盍簪以臨
其民欲尚廉平之政樂告以善吏祈斫助之私

欽定四庫全書

東澗集卷十三

宋

許應龍撰

論

民兵論

李抱具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日習射歲終大閱第其能否而賞罰之三年皆為精兵得二萬人既不廩于官而府庠實遂雄山東矣李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至則

率戶二百取一人使之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良以民兵可用勝如官兵蓋邊陲之民耳稔乎鉦鼓之聲目熟乎旌旂之容迫近敵境而間探素審從事鞍馬而弓矢素精因其所素習而教閱之亦其所樂趨者况又激之以犒賞孰不知勸兼屋廬妻子皆欲其保護其自衛之計尤切今為之糾合使之捍禦非特國之利亦民之利也故民兵之用尤為得力若夫出戍之兵雖給之生券而居非其鄉有思歸之念無勇戰之心驅之使前雖不敢避然一聞少衄棄甲而潰尚何望其用命哉季抱真昭義步兵足以制山東之變季德裕雄邊子弟是以捍南詔之強其成效大驗蓋可教也為令之計官兵固當激厲使之精銳而民兵尤宜糾集然區處民兵要必有法蠲其方役而使之安教以技擊而使之熟擇其精銳而重賞之則感激而思奮統以總率而督策之則緩急之足恃抑有所當容者留戰則民兵當其鋒勝捷則官軍爭其賞既無所獲誰肯効力是以雖有

民兵之名而未底安邊之績者其患實繇於此必於奏
凱之際為之分則官軍有功則賞官軍民兵得勝則賞
民兵所行既公其誰不暇但州縣之吏尤當戒其侵擾
使平時既失其心則警急曷望其助知此數弊為之處
置則孰不樂為吾用之者官軍間有敗衄聞額未補若
就沿邊招募於勢尤便蓋其人精強又習戰鬪使之戍
守不惟省生券之費又且無調發之勞一舉而兩得實
因時施宜之長策也惟在制閫者善為區處行見邊疆
固而國勢強矣

序

玉堂集序

文章經國之大業政化之黼黻其所繫蓋甚重也然辭
尚體要不惟好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討綺靡而頌炳
蔚銘溫潤而箴頓挫其體固自不侔乃若制誥則必所
以導達德意使萬民和悅而感戴言必洪雅辭必溫麗
坦然質白不匿厥旨然後足以鼓動天下苟辭尚艱深

意或隱晦則何以使癡老之夫投杖而願觀武夫悍卒
感泣而思奮哉翰苑之職昔人謂非文章不可為然居
其選者畏難其人必純厚明切如元稹體要典麗如裴
度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如景先庶可追鼎誥之風而
當絲綸之任少師陳公其有得於比手梁廣聞多才高
識遠研精單思於宏傳之科一發中的繇是而膺玉堂
之選仰為詞章動令典則純乎若圭璧之無瑕鑑然如
宮商之中節播告之辭則深切著明曲盡事情除拜之
制則溫潤典雅默寓規戒表疏宣答之類則其事實其意
婉豐不餘而約不失今觀先皇帝踐阼之初發號施令
罔有不臧聳動一時之觀聽而不應後志者豈非斯文
之力歟然文章特公之餘事耳蓋有德者必有言公外
寬而內明氣和而心正修身踐行則中而不倚好賢樂
善則休焉有容以一念之真誠結九重之簡眷可謂上
不忍天子下不負所學矣豈非盛德之至者乎故形諸
著述粹然一出於正茲又有以見公之全美殆不止於

詞章而已吁德盛者其後必大端明元樞以與學雄文
得雋詞科聯輝華萼而代言鰲禁復世其官使兩朝之
號令文章前後輝映固是為北門之偉觀基命宥密協
贊廟謨行將偃武修文以化天下功業日新少師益有
光焉某竊窺傑作如獲撰璧不敢秘藏刊于鳳城俾廣
其傳以為天下之模楷

文

到任勸諭文

當職被命來守是邦爰咨爰謀欲蘇民瘼寇攘甫息閭
里粗安因時施宜盍先摩拊自初入境訟牒紛如猶未
交龜豈應受理復慮冤抑無以自通徧取而觀因知疾
苦撰造詞理誣害善良發摘陰私欺騙財物白詞追擾
妄狀牽連凡此等詞十居四五此州風俗本自淳龐祇
綠譁徒教唆煽惑點胥猾吏並緣為姦逮繫誅求推馭
剥髓含冤負屈寧免互調展轉相攻遂成健訟視事之
始首當辨明一是一非平心于決痛懲妄訴姦慝自消

庶幾民風復歸忠厚尚期胥吏惟理是循訟不可長過
無憚改清心省事樂詎可量外此弊端已知纖悉更須
審訂以次施行心本無私政期盡善儻有便利尤所願
聞

初至潮州勸農文

來爾父老聽太守言閩浙之邦土狹人稠田無不耕固
不待勸潮之為郡土曠人稀地有遺利不容不勸被命
此來首諏風俗竊知地多魚鹽民易為生力穡服田罕
務蓄積時和歲豐固無乏絕年或不登仰給循海比者
隣封寇攘竊發適值荒歉穀價頓增近雖順成所積能
幾盍廣墾闢使可耕之地悉為菑畬雖粒米狼戾如坻
如京雖有旱澇自無匱乏况禮義生於富足衣食既充
盜賊自弭爾其更相教詔毋狠于鬪毋囂于訟安居樂
業以成和順輯睦之風及若黠胥姦吏害爾民者太守
當痛懲之良法美意利爾民者太守當力行之况戢科
需省徭役振困乏此太守之夙心也是究是圖冀復斯

語其母曰墻壁之虛文

次年勸農文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農固所當勸奪其民時不得耕耨
農尤不當擾此邦土曠人稀地有遺利勸農之方真不容緩然勸
之意雖勤擾之害未革則莫遑安處欲耕得乎迺者視
事之初稽事方興鄰寇繹騷輿論紛然欲鳩保伍爰咨爰謀
恐妨農務第調禁卒控扼要衝迨近寇境始令糾合以
助捍禦復罷科需蠲工役戢追擾懲誣訴消埃無撓俾
一意耕墾迄用康年家給人足田里熙熙揆厥根厚基
於不擾今春和時重舉舊典勸課有文不復繁述太守當
行恤民之政不替厥初爾民當思力穡之效圖惟厥終
上下相安和氣召祥時雨時暘復如舊歲則進業日登其樂
奚窮尚恐利有未興害有未除耳目之所不暨者毋憚
來告當為審處期於便民今乖爭寢息訟獄頓稀豈教
化能遽轉移蓋禮義生於富足更冀父老胥共胥訓申
孝悌而修忠信以成和順輯睦之風豈不休哉

代勸農文

閩嶠郡八鄣江介在一隅山叢水淺舟楫不通民所仰
食不出郡境時和歲豐僅以不乏一或少歟旁郡穀粟
釜鍾莫致細民艱食率多轉徙竊發之虞故此邦力田
之務尤所當急比年薦登粒米狼戾稚耄按堵寇攘屏
跡爾民亦既享力捕之利矣矧今風雨時若土膏脉起
爾父老其師子弟于耜舉趾是穰是藎人力既至地利必倍
苟惰農自安則滅裂之報雖悔何追今太守出郊躬行
勸相爾民勿以為故事而聽之藐况太守蒞事以來禁
遏囂訟蠲免宿逋胥吏蔑迫呼之擾田里絕力役之勞
是農時不奪而農力不困矣一意耕耨迄用康年使家
給人足以修孝悌而興禮義顧不休哉

上梁文

千萬間大庇寒士未酬子美之心三十年始有此廬已
協韓公之詠復因隙地益廣舊規東潤久誠清班晉陞
常伯徒持又墨初非梁棟之材安有等謀克贊樞機之

密誤蒙委寄深懼僥踰謂閑散乃分之宜庶進退不失
其正力求真館幸沐俞音歸去來兮旋理就荒之陶徑
不啻足矣奚須更大於子門僉言狹隘之庚除莫便往
來之車馬遂增環堵別創新閤前臨市廛闌閔之衝後
接臺沼清幽之境苟完苟美非誇暈飛矢棘之華爰處
爰居自得以遠地偏之趣亟其乘屋維以遂歌歌曰據
梁東赫赫陽宗麗太空葵藿至微尚知旬寸心何敢替
孤忠披梁西烟霞紛紛眼迷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鈎新
月掛榭題拋梁南鼻息齁齁午睡酣推枕起來無一事
畫梁時聽燕呢喃拋梁北遠望蓮峯簪碧玉舫齋簾外
水年池點點荷錢新貼綠拋梁上老得清閑天所餉一
觴一詠叙幽情竹徑桃蹊時策杖拋梁下豈但放懷遊
綠隸惓惓畎不忘君尤願年豐詠多稼伏願上梁之
後三時不害四美常并慶必有餘觀芝蘭之競秀老當
益壯如松栢之後凋起居惟適之安富貴非吾非願聊
同里社共宴春秋

戶曹廳記

視漏不苴忽傾不支居公宇者大概然也求其不滂不
毀時葺時理者十不一二焉矧曰其有能畢力營葺不
為已而為人如趙君之宅心宏大者乎戶曹解宇始創
歲月漫不可考其重建則淳熙四禩也堂庭卑隘椽棟
橈折上雨旁風無所障蓋其來久矣三衢趙君以妙齡
擢第來處茲宇休焉息焉而不以陋自厭獨念閱文史會
僚寮不可無所於廳左隙地營一室扁以深容他悉未
暇葺曰予得茲足矣既而郡侯鄒公剡奏于朝易實推
幕尋遷宏宇復喟然曰吾雖獲安於此而舊廳將圯不
為更新繼至者何所休焉遂捐已俸市木石陶瓦甍計
工役為費不貲郡邑聆而避之競揮金以佐用於是涓
言相方前指後畫謂昔門面地廳面西堂庖面東南委
折顛倒不中隼式乃撤亭鑿墉轉而南鄉規摹宏敞形
體端直更舊門為櫺以便覽觀葺舊廳為亭以供燕娛
工既訖集同寅而落為酒酣或執爾而言曰昔叔孫所

舍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左氏特言以著厥美今趙君鼎
新舊宇以惠後人其績尤彰彰焉而漫無紀述實為缺
典某謂此直君之餘事耳君智足以造謀才足以集事
文足以飾吏而又輔之端方沉厚之質憊心疲神密贊
郡政凡有可以便安於人者行之剛果不俟終日其經
畫締建宜如此其宏且敏也衆曰然請刻于石使來者得以觀焉

漳浦橋記

南浦臨漳之巖邑也去邑郭五里鰲峯瑞巖屹若對峙
中橫鹿溪演迤泓涵往來病涉紹興間邑士楊造林正
中始甃石梁閱歲滋久東傾西漬嘉定六禩竟圯於洚
水寓公南安尉黃君克寬三山理掾陳君緯共謀重甃
雖更迭宦游而解級來歸必拳拳疚心焉或拉耆艾指金
以倡始或命浮屠作偈以勸施銖積寸累前規後畫以迄
于或於溪之東改甃舊路五百丈以隔溫洳於橋之南
肇建新亭三十楹以便憇息經始於甲戌之秋畢工於
甲申之夏如虹斯垂如翬斯飛闔境耄倪顧瞻咨嗟願刻

石以記適黃君造朝以予同登且嘗侍先君宰茲邑遂以見屬某曰偉哉君之是役也昔薛惠為彭城令橋梁不治薛宣知其不能今君里居乃能經營締創以為無窮之利行宰鉅邑必將推此以平其政民之被賜胡可既平雖然是橋之建不將為山川奇觀而人才之盛實係焉邑有舊識謂鹿溪平出公卿通人行狀元生昔人以鹿溪名橋意蓋取此後有易其名者自是人才湮鬱歲在癸酉黃君復以溪平名之是秋即有裒然為薦首者繼而橋成則與計者八擢魏第者二亭成則登鄉書者六捷禮闈者三皆向所未覩者雖識緯之言茫昧難信然事有適相符者是亦可異也已繼自今其益修人事以應之則異才輩出紛綸華耀當有以叶昔時之識又不但若是而止願相與勉之

繁昌縣學記

繁昌邑庠肇於慶歷迄今幾二百禩其地則始在縣治之南尋遷于東復遷于東北隅或因燼而叔或因敵

而脩比歲以來邑計窘匱還不復葺三山王公來蒞茲
邑首謁先聖循行學宮視其殿則傾東隕西視其堂則
上兩旁風廊廡圯毀庭除榛蕪公嗟吁良久亟欲新之
而宿逋溢萬無以為資暮年政成則用漸紓迺市木石
迺陶瓦甃迺屬匠役倚周簿泐董其事前設樞星次植
三門旁置翼屋殿之間三堂之間五齋之間十有八至於庖福亦
罔不具環以垣墉凡百有十丈經始於乙卯之夏訖功
於庚辰之秋宏敞峻潔頓改舊觀祀器尚缺復新卮制
共糜米百石有奇錢一千一百緡有奇學廩素微贍給
慮嗇復歲增緡錢四百米石百有二十俾青衿肄業其中
月有書季有攷於是闔邑譽髦族觀聚歎願得文以誌
諸石走介來請余謂僖公修泮詩有其歌文翁興學史
有其贊郡國之大財豐而用足其力固易為者猶使人
詠歎無斁矧地儉于百里復承公私赤立之餘迺能經
畫締紉其事為孔艱焉是烏可以無紀况今之為邑者
苟以辨治聞則獻羨餘以希進飾庖傳以稱容否則以

封殖其私留意於庠序者蓋罕焉今公舍彼為此不曰
賢乎一宜記間有興學者又第飾美觀賈虛譽而教養
不立今公乃豐其儲而課以藝或城闕無佻達之譏環
佩獲漸摩之益二宜記邑之秀民不利於南宮數紀矣
今是學甫建而登桂籍者即有人焉茅拔茹連自茲始
三宜記至於脩壇壝新倉廩葺杠梁表閭巷又特其餘
功耳蓋公廉勤練密訟理而政平縣計既裕遂得以為
修舊起廢之舉善最藹聞趣召不遠使嗣是者毋替其
成又從而增益之則邑之蒙賜其可既乎

永和堤記

運河有塘衣帶泚水自帝都東北橋鎮薄吳頭楚尾繇
亘千餘里關提封者六州帶主筦者十縣仁和首當其
一郵遞輦運憧憧旁午惟永和堤阻鼎湖白龍潭之險
郊風湍流朝夕鼓蕩一有淺溜則膏腴數百頃瞬刻就
浸欲經久不拔是豈一日一人之力哉邑有范任二君
倡為義役乃悉心討究謂土力屢潰于成也於是率衆

就工築以石椿以松迄成二百五十文為錢數千緡范君為費獨當什五董視犒賚尤詳焉傍築道民廡給伏臘俾早晏巡徼事無疑慮整如也肇始於紹定己丑之春告成於是歲良月之望民間曾無勞動之苦公家坐收興築之利談何易哉堤成請記顛末余嘉其賢勞且詒對曰自令尹吳邑也無橫斂暴賦以蠹民繇是吏日貧而民日富既有餘財矣無深刑酷罰以殘民繇是役益簡而生益蕃既有餘力矣及今閑暇率就斯役用答德故輸財而不知費盡瘁而不憚勞令不吾強也余亦欣然而思以謂總總而群雖各有心其于予望望未嘗不基於寬虐之政廉汙之操雖令不從與不賞而勸者抑豈無故哉今范令尹光世濟其美連躋科級以儒道字民澤最深矣始終不擾與民相安宜其一鄉之善如范君學諭武任君學錄安世毅然以身任其責也吁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凡領民社之寄者何獨不然豈真仁和之長獨擅其美永和之士勇於為義耶故書紹定庚寅

陽月吉記

跋

學田跋

郡給田贍學學刻石以紀茲舊典也環峙森列歷歷可
 稽捐私帑而置未有鄒侯屬意教育超軼今昔迺者捐
 金之始諄諄面諭以剋邸宇掠儗金不若蓄畬之安且
 久地遙多逋土瘠易歉又戒以擇負郭膏腴市之深圖
 遠慮委曲詳盡茲不亦仁人之盛心庠序之殊遇乎今
 所殖者地邇而租豐亶可禪廩稍傳永以大書深刻俾
 青青子衿顧瞻咨嗟以無忘莫大之德易曰觀頤覩其
 所養自求口寔觀其自養盍亦自養以副所養則游泳
 其間者可無恧矣

又

捐閒田以贍學諸郡皆有別駕而為茲舉者林公之前
 未聞焉蓋公尊賢重士出于天性以兩科得雋荐典芹
 泮作成譽髦增羨廩給四明富沙交口稱頌今雖展驥

治中于學校尤屬意尊先聖則飾簾易戟禮諸生則設醴餽金復因民請荒萊拘其祖入屢以昇學青衿感戴請誌諸石某謂公贊貳此邦廉明平恕諸臺列剡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也不遠矣廣廈萬間將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豈但汀庠蒙賜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東澗集卷十四

宋 許應龍 撰

帖子詞

皇帝閣春帖子

日向皇都永永從太液融青陽纔轉律物物被和風
寬大書方布歡聲四海同陽春如有脚造物不言功
聖德乾坤大皇圖日月長遠人咸畏慕國勢寔安強
金華綵勝年年巧栢酒椒盤歲歲新恭願吾皇千萬壽

四時無日不陽春
三白從來兆歲豐
幾看瑞雪舞回風
蒼龍掛闕農祥正
擊壤行歌我稼同
東風昨夜掃氛埃
四表咸欣壽域開
都護已飛三捷奏
凌烟同上萬年杯

皇后閣春帖子

一氣轉洪鈞
陽和觸處新
土林春更早
草木已精神
一歲兩逢春
皇都景物新
發生何處早
甲折驗莊椿

椒殿霞觴舉
金花綵勝鮮
年年慶佳節
眉壽祝綿延
日融閭苑紅
初露水泮瑤池碧
半涵管取新年多勝事
當知風化自周南

臘前三白兆年豐
即更彌旬雪滿空
歲籥未經春已到
從今物物被和風

貴妃閣春帖子

木德新回律
瓊壺暖不冰
舉頭聞鵲喜
翔舞下觚稜
月射璇題爛
風傳玉漏清
仰瞻雲漢表
輝潤四星明

昨夜東風入律新朝來蕙露淨無塵玉觴椒酒陪歡宴
總道今春勝舊春

賢哉淑德繼鷄鳴密贊關雎美化行夙夜若為勤警戒
始終一念欲相成

翠管銀罌舊事傳新春賸喜在新年巧裁綵勝迎佳節
更祝君王壽萬千

皇帝閣端午帖子

卑服即康功君王儉德隆却頒羅與葛恩渥被羣工

內外期無患兢兢理萬機延英勤講論遑恤汗沾衣
清淨無他好歌風舞舜琴阜財并解愠總是愛民心

離明赫赫正當中萬物咸欣長養風隴麥已登蠶久熟
更多膏澤兆年豐

誕敷文德洽寰區赶赶明明運廟謨自是不爭應善勝
何須更佩辟兵符

殿閣涼生畫景長翠煙縹渺御爐香經幃講嚴看章疏
至是猶聞食未遑

皇后閣端午帖子

王切菖蒲細金包角黍香年年慶佳節燕衍侍君王
寶篆煙輕繞瑤臺日正中等閑調玉瑟聊助舜琴風
重午宮衣賜百工香羅疊雪葛含風誰知此日榮恩被
端自稱絲效蘭功

辟祀不用符為佩續命何須綵結絲逮下徽音繼穆木
穰穰福履已來綏

三千玉女鬪羣芳並蓄兼收百藥良咸願東皇與西母

無窮眉壽等天長

貴妃閣端午帖子

擷秀鬪羣芳兼收百藥良不因仁及物庶草曷蕃昌

淑德儀宮闈天教受祉繁艾人暨桃印奚用更懸門

丹篆叙符綵縷鮮承恩侍宴玉皇前一年一度為端午

此去應須億萬年

裁成御服進君王霧縠雲綃疊雪香却效葛覃躬節用

不忘澣濯舊衣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檻有榴花沼有蓮南薰拂拂晚涼天六宮莫度新翻曲
只理雲和伴舜絃

詩

次韻張太博方得余所遺二程先生集辨二程
戲邵子語

文字未科斗圖書未龜龍燦然天地間此理觸處逢是
謂象之祖而為數之宗吳羲古神聖先得人所同文因
而繇之且出亦並雄訖於我孔聖天命滋益恭渾然一
理貫密察而從容辭變于象占四者固所崇推時以知
變象占在其中荒荒秦漢後學者昧所從不以災異會
則以虛無通天開周氏子易道乃復東動靜靜復動終
始始而終上承千年緒下起百世風同時有邵子講道
于伊嵩天地之運化陰陽之無窮即物驗消長先機知
吉凶邵子極道數獨立幾無戎助也見二程闡周孔為
時開矇矇其歸則一耳昧者結忡忡學之將奈何矧余
倍顛蒙要知羲皇心須踏周孔蹤

送天台李守

天台雁洊水平陸幾成淵經理閱再禩民瘼猶未痊將
令田里安須得牧守賢疇咨能俾又僉曰蓬萊仙君侯
寬且明履節金石堅吏事素精敏公心無黨偏分符膺
重寄為政將奚先租賦盍蠲減獄訟無淹延姦黠須禁
戢阨窮當憫憐庶銷愁嘆聲播作謠頌傳使華聞有命
丹書下日邊復使茲郡民鼓舞戴二天政成徹丹宸驛
名歸甘泉嗟予十載間稠疊同班聯學館暨郎省昕夕
相周旋喜君駕朱轡恨我違英躔同寅舉餞觴佳句聯
華牋枯腸強搜索綴緝僅成篇

送陽郎中守嘉興詩

君昨倅嘉禾施設皆儒者千里稱廉平六邑荷寬假海
沂雖賴祥宣室俄思賈名還甫再暮出守榮五馬舊治
聞重來歡呼溢田野正苦夏日炎將沐秋霖灑君侯寬
且明義利審取舍願推一片心大作萬間厦苛歛戒分
肥嚴刑去衣赭當令愁嘆聲轉作詩歌寫如君梁棟才

一麾寧久把祇虞席未温又賦公歸雅

送人赴倉臺

帝念畿甸民財力俱有限恪吏肆貪殘侵漁蕩貨產致
治在得賢刺史尤當棟明公如范傍清節邁楊綰疏寵
畀倉臺一道俱刮眼糴貴望公平歛苛糞公刻察吏貴
精明臨民當敬簡高才固優為佇見鳩功儻將令愁嘆
民喜至笑聲莞繡節暫馳驅玉堂資著譔行矣促公歸
餞行聊舉盞

贈韓倅

鳳城久矣欽韓公華胄重來振祖風關決藩條明且恕
待人接物春融融散為和氣徧南土雨順年豐民按堵
海沂雖喜賴王祥驥足治中難久駐向來文惠倅瀛洲
藉藉聲稱動冕旒願君凌厲紹前美南澗事業當同休
于今且慶生申旦敬爇瓣香祈鶴筭中秋節近月嬋娟
正好平分通夕宴君家自有舊氈青合上星辰聽履聲
明年此會知何處宣勸黃封下帝庭

贈林倅

元是清都紫府仙出為名世應半千發矢兩科俱中的
英名烜赫斗橫天鄞水富沙典芹泮黜浮崇雅文風煥
沙陽之政寬而明吏不忍欺民不玩雙飛鳧鳥造皇州
三台八座俱挽留辭榮避寵姑別駕恬退高節前無儔
千里提封勤贊理想以侍人嚴律已一輪明月照無私
百尺春潭清見底須知作善天降祥俾耆而艾壽而臧
萱帟朱顏映蒼鬢詵詵蘭玉如鸞翔匪伊丹詔日邊至
策足烏臺陟端揆年年衮繡舞萊衣瑤池屢獻蟠桃瑞

代上河樞密

宋元憲公王沂公妙齡擢第魁南宮清華歷徧陞諫省
雍容二府亮天工却歛經綸來望郡一鎮天雄一鎮鄆
政聲洋溢徹宸聰丹詔紫泥催入覲廟堂端委秉鈞衡
致君堯舜風俗醇至今景祐皇祐治振蕩人耳如雷霆
巍巍勲績誰能繼三嘆真賢生不世豈知今日元樞公
矯翼天衢更凌厲禮闈得雋冠羣英旋登言路櫻龍鱗

運籌帷幄參宥密翻私雨露澤全閩生平出處摠相契
左揆尚虛天有意宣麻指日下彤廷整頓乾坤邁前美
萱堂正富八十春綵衣輝映袞衣新二公榮貴雖同轍
如此盛事真無倫先子姓名叨附驥况復團司同典記
遺簪墮履儻未捐惠顧尚期逮孫子無生鼓篋趨賢關
朔風急勁修塗艱坳坳洪鈞轉一氣為借陽和先破寒

錢王郎中赴湖南倉

明明天子御丹宸首擇英賢將使指湖湘以南闕倉臺
環顧在廷誰足倚蓬山蘭省輟名流禮樂光華共心企
看看六轡載馳驅爰度爰諏逮田里散財發廩蘇阨窮
揚善舉賢律貪鄙第恐崇臺未突黔趣上亨衢詔泥紫
與君同齒復同寅那更著庭紹英軌交情金石久益堅
人雖漸遠心則邇衡陽鴈過可傳書時願劉公貼一紙

賀同知生辰

訾隄之月如陽春君臣慶會應昌辰虹星牛渚將誕聖
崧高維嶽先生申日角珠庭輝綠鬢仙風道骨真宣靖

才凌鐵幹四十圍量狹銀潢三萬頃端委樞庭贊化工
制勝謀謨談笑中九扈告成村墅月一塵不染成樓風
勲名元是青氈舊袞袞名公誰出右黃麻昕夕下彤庭
玉帶貂蟬輝袞繡曠曠瑞日上公槐宣勸黃封天上來
瞻喜千秋佳節近需雲復宴鳳凰臺福祿固知公自有
不待占星問牛斗鯁生只備三千詩留取年年祝公壽

代主席同舍上廷評

憶昔弱冠游芹宮潁川先生振文風蹉蹉媚學比如櫛
振衣執經函丈中何人才識最竒偉惟公表裏珪璋粹
學精姬公經國書賦飄司馬凌雲氣詞場價湧荐爭魁
賜也何如敢望回一別星霜踰十閱側耳英譽轟如雷
翩翩薦鶚翔西澗一飛直上黃金闕排雲披腹呈琅玕
蟾窟仙枝徑攀折枳棘難淹鸞鳳栖金科得雋易如携
趨歸立拜廷評命青瑣黃扉指日躋屈指曩年同硯席
五人已作龍門容鄉書蠶舍多有之碌碌未能著竒節
着鞭無若祖生先策足要津儀班聯自笑塵踪猶隱霧

拭目亨衢問天淵
綈袍戀戀故人意
墮履遺簪未捐棄
不求而薦佩私恩
高誼如公今有幾
雖然前事已參差
荷借鄒生律再吹
苦無好語為公謝
抖擻枯腸成此詩

鳳池立碑紀事

鳳翥龍驤欲表三山之奇
傑龜蚨螭首載刊
千佛之姓名雖云故事之流傳未若此時之
烜赫臚傳星陞三魁同聚於一州喜動天顏
四海喧騰於盛事凡遇榜中之選又皆天下
之英卿雲黼黻而游夏淵源歆向才華而孫
吳韜畧比肩接武已增閭里之輝華博學宏
詞尤聳紳綬之觀聽若是橫翔而捷出固宜
深刻以大書維石巖巖益壯飛鸞之勝跡諸
公衮衮佇聯振鷺之清班幸目奇觀率成長
句

閱盡衣冠盛事圖
三魁同郡古來無
詞科得雋真鴻筆
仙籍聯榮總鉅儒
此日姓名輝石刻
他年步武接天衢

金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浯溪更把元勳勒藉藉休聲震八區

贈鄭樞密

丘壑方將窈窕尋肯貪斗印耀黃金幾頒中宸留行詔
莫邁元樞勇退心紅旆分藩雖足樂丹誠戀闕自難禁
浮雲出岫知無意祇恐蒼生望更深

拜賜宮花紀恩詩

濟濟蹌蹌霽縉紳祝堯均效華封人觴稱鳳闕歡聲沸
花錫鸞枝內樣新露葉巧裁隋苑彩天葩先借漢宮春
舉頭仰戴君恩重好盡忠誠報紫宸
不用涼州羯鼓催陽和已逐小春來誰將萬點花間艷
都向百官頭上開樣巧賸裁隋苑綵影搖斜蘸漢宮杯
玉階再拜君恩重洋溢懽聲遍九垓

和權郡重九韻

鉛齋靜暇鎖棠陰幽壑何妨窈窕尋咳唾珠璣輝衆目
錚鏘琴瑟樂賓心引杯非為黃花醉設席欣逢皂蓋臨
來歲茱萸賜朝士看君鯨吸玉壺斟

和閩帥

龍飛天子攬英雄舊德欣逢泰道通
丹詔果然頒北闕
綵舟行矣駕東風
雨餘杉徑新添綠
暖入花粧旋姹紅
待得湖邊春色滿
我公已在鳳池中

新鑿南湖接海潮
油幢領客泛蘭橈
那知半夜雨聲急
却放新晴物色饒
盡日登臨陪步武
高談灑落挹風標
陽春白雪真難和
泚筆惟書道路謠

和鄒守鹿鳴宴

賢守聲名重泰山
肯將曲學誤儒冠
相期素節即終身
履不道青雲得路難
多士聯翩閭闔去
忠言凌厲雪霜寒
朱轡指日歸楓禁
廷策煩公具眼看

館中和賞桂詩

喜陪盛集桂叢間
擬賦新詩未敢先
忽拜清篇真寡和
難將拙語更爭妍
枝頭爛漫黃金粟
席上風流紫府僊
凡骨豈容攀俊軌
也佔賸馥醉花前

挽節使少保

一節忠勤紹祖風
貂蟬七葉擅華宗
版曹羨利魏遷秩
強敵知名特斂容
薦士半躋青瑣闥
為民數奏皂囊封
龍旂虎節今何在
紀績還須仗蔡邕

袞衣赤舄我公歸
共俟登庸翊政機
楓禁荐頒天語渥
薤歌俄嘆露華晞
真王未復青檀舊
亞保空餘紫誥輝
突兀麒麟圖繪處
仰瞻遺像倍歔歔

挽李文昌

顯顯德望重朝廷
况有冒中千萬兵
蠻獠未擒宵旰慮
輶車一出笑談平
囊封力沮和戎議
制閩咸推料敵精
壯志未酬天不憖
空餘草木識威名

盛名從古號難居
公獨崢嶸四紀餘
禁陛幾年聞曳履
帥垣三度拜除書
壽祺合享千齡永
往事俄驚一夢如
久矣辱知慚未報
仰瞻丹旆倍歔歔

潘上舍父挽詩

狗苟蠅營笑俗情
機心降盡倒風旌
人生六袞不為天
家累千金能享成
老去月評推吉德
生前天爵謝虛榮

悲風瑟瑟飛丹旆行道歔歔亦失聲

蘭玉賢關雋譽飛詞場幾見捷音馳登雲將慰椿庭望
陟岵俄驚薤露悲榮養痛嗟今日隔嘉封賴有異時追
前岡已卜牛眠地螭首行鐫九尺碑

夫人黃氏挽詩

樞庭勇退古無前內助端由婦德賢燠館涼臺供燕樂
衮衣禴翟慶聯翩雖云生死皆同歲猶恨徜徉未百年
遙想銘旌搖曳處江山草木亦凄然

代同舍上郎中

人物依然呂洞賓冰霜風骨玉精神退朝花底千官散
標格如公有幾人

能賦人人說潁川誰知妙訣已親傳詞場屢草干將句
擲地金聲震九天

逸氣飄飄正妙年縱橫禮樂掃三千臚傳玉陛星辰曉
姓字巍居鼎甲先

父子同時踐禁塗一門榮耀世間無願憑曹霸丹青筆

繪入衣冠盛事圖

冊府方羊冠列仙粉闥深處爛星躔黃扉已設屏風隔
會見絲綸下日邊

題西巖寺

第一巖前風景殊山僧去後野雲孤歸來不費絲毫力
幻出天宮一畫圖

修行極則到心安靜處忙中只一般談笑打開新鋪席
此身元不離蒲團

自嘆

僕訴無衣婢訴飢老妻終日不開眉十年待得齊瓜熟
又似齊瓜未熟時

薺菜

撥雪挑來葉轉青自刪自煮作杯羹寶堦香砌何曾識
偏向寒門滿地生

論曰東門臨汝也

謝書此表素轉青自問自教非其美談語皆 已而品

表素

八以書小表素

謝書此表素轉青自問自教非其美談語皆 已而品

謝書



